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69 2013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翻譯季刊

二〇一三年
第六十九期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二〇一三年九月 第六十九期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69, September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13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69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翻譯季刊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主編 **Chief Editor**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執行主編 **Executive Editors**

倪若誠 Robert Neather 潘漢光 Joseph Poon

副執行主編 **Associate Executive Editors**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邵璐 Shao Lu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劉靖之 (主席) Liu Ching-chih (Chairman)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金聖華 Serena Jin
黎翠珍 Jane Lai 倪若誠 Robert Neather
潘漢光 Joseph Poon 黃國彬 Laurence Wong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鄭仰平 Cheng Yang-ping Mona Baker
賴恬昌 Lai Tim-cheong Cay Dollerup
林文月 Lin Wen-yueh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羅新璋 Lo Xinzhang Wolfgang Lörcher
余國藩 Anthony Yu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余光中 Yu Kwang-chung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Gideon Toury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馬偉東 Tony Ma

目錄 CONTENTS

v Chief Editor's Note

論文 Articles

- 1 生態翻譯學視閥下的我國翻譯教材建設 陶友蘭
- 25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in Chinese Translation *Joe Lockard and Qin Dan*
- 52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Suh Joseph Che*
- 66 中國大陸與台灣文學對外譯介模式對比研究 江帆
- 117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121 徵求訂戶啟事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 123 訂戶表格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Chief Editor's Note

As with the previous issue, the present one samples four articles that have been accepted well before the special volumes on the Asian Translators' Forum and the Lingnan-Tsinghua Translation Symposium, both of 2010. The Chief Editor here expresses his appreciation of the five authors' patience and continued support.

The first piece, Tao Youlan's study of "The Making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o their compilation. The subject of several conferences held in China already, eco-translatology is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Translation Quarterly* in the exciting context of textbook preparation. Put simply, Tao believes that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a range of domain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ranslation knowledge for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to be effective; too much emphasis has been on practice without much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The next two articles tackle speci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exts which are, first, racially biased against the receiv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econd, hybridized because they have borrowed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from the source (African) culture. Joe Lockard and Qin Dan's discuss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Jack London's novels in China underlines the uneasy Chinese reception of London's white supremacism, a fact pointed up by the paratexts, especially the translators' prefaces. Suh Joseph Che's concern is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through the case of Cameroonian fiction. The enigmatic issue of its "translational" nature—Cameroon writers have incorporated expressions from

the autochthonous oral traditions in their writings in European languages—has made the task of translation most intriguing.

Finally, making reference to a voluminous body of firsthand material, Jiang Fan contrasts the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over a period of fifty-plus years,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constraints that govern the selection and rendition of a range of texts. Needless to say, it is an ambitious effort, though one that is very timely if any kind of future co-operation is to be conceived, as she proposes in the article.

Leo Chan

September, 2013

生態翻譯學視閾下的 我國翻譯教材建設^[1]

陶友蘭

Abstract

The Making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by Youlan Tao)

Revis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ese Mainland, this paper interprets how translation textbooks are compiled, developed, flourished and studied from an eco-translatological perspective, with a view to proposing that translation textbooks for translation majors should be ecologically designed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proposal shows that proper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 domain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textbooks. Translation knowledge should be linked with learne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e textbooks should be designed in a descriptive way so that they could be dynamically interpretive. To be specific, four innovative concepts are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ew type of textbooks: 1) re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in a larger context; 2) emphasis on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systems; 3) foregrounding of the status of translators; and 4) use of dynamic assessment criteria,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readers' response, translator competence and the degree of multi-dimensional transference.

一、引言

生態翻譯學 (Eco-translatology) 是近年由中國學者胡庚申教授提

出的全新翻譯理論，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全新的視角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明確提出“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尤其注重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譯評標準等翻譯本體研究(胡庚申，2004; 2008b)。所以，譯者進行翻譯時，需要從“三維”(語言維、交際維、文化維)著手，通過“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胡庚申，2008a)，使譯文能夠達到多維轉化的程度。

在這一視闕下，有三個概念特別值得注意：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中心、適應/選擇。“翻譯生態環境”不只是翻譯中面臨的語言環境，“是原文、源語與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託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胡庚申，2004; 2008b)，“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胡庚申，2004:73)。

在強調翻譯涉及各因素之間的有序關聯、多維轉換和整體互動前提下，以“譯者為中心”作為核心理念，“突出了譯者的地位和能動性，並運用‘適者生存’的法則制約‘譯者中心論’的翻譯行為等觀點直指翻譯實際，使這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區別於以往各種翻譯理論”(李亞舒、黃忠廉，2005:95)。

【翻譯適應論】除了自身的理論意義之外，也具有明顯的實用傾向。……它強調的是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僅有利於譯者適應能力和選擇能力的訓練和培養，而且對翻譯課程設計、翻譯教材編寫、譯員選聘任用等，都會有實際的導向作用。(李亞舒、黃忠廉，2004:iii)

具體到翻譯教材編撰和設計上，採用生態翻譯學這一宏大的“多元一體”研究視角，“既體現了思維方式的整合，又體現了研究視角的交集，還表現為科際研究的會通”，具有“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意義”(胡庚

申，2009:7)。這種生態視角為我國翻譯教材建設拓展了思路，為解釋和研究翻譯教材現象帶來了全新的方法和理念。

二、中國翻譯生態環境下的翻譯教材

翻譯教材，作為中國翻譯生態環境中的一個社會產品，其建設可說是“從無到有，從品種單一到種類多樣，從作為外語教學的附屬教材開始向獨立的翻譯課程教材演變，從重實踐輕理論到開始重視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從閉關自守的中國式教材發展到開放式的引入西方譯論及相關學科理論的翻譯教材”(張美芳，2001:13)，其繁榮和發展特別值得研究，因為英漢漢英翻譯教材與印歐語言翻譯教材不一樣，別具特色。更有趣的現象是，“這些翻譯教材反映了翻譯研究的社會視角：翻譯教材不僅映射了翻譯研究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打上了中國社會和政治變化的烙印”(陶友蘭，2011:37)。隨著社會對翻譯的需求日益擴大，翻譯教材的市場越來越廣闊，教材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不僅影響著翻譯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而且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國際地位提高也起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2.1 翻譯教材在學科中的定位

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教材建設是核心，它承擔著傳遞課程理念、表達課程內容的使命，“應該有組織地以簡化的方式去體現翻譯學和知識主體”(張美芳，2001:154-155)。從教學的角度看，翻譯的知識主體應該是“翻譯方法”與“基礎的翻譯知識”(Newmark 1988:9)。翻譯方法指的是根據不同的文本類型和譯文功能/用途採取的不同翻譯策略或方法；翻譯的基礎知識包括翻譯的普通原理、翻譯

過程、翻譯問題和解決問題所涉及的因素。一般意義上的翻譯教材，具有如下幾個特點：(1)編排簡潔，文字生動，深入淺出；(2)內容比較全面，“從一般的原則，到具體的指南、建議和提示”(Newmark 1988:9)；^[2](3)材料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學性，遵循學習翻譯的規律；(4)練習豐富，為學習者留有一定的自主學習空間，具有可操作性和啟發性。

從翻譯理論上來探討翻譯教材的定位問題，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譯論家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翻譯的名與實”中對翻譯研究的界定。他認為翻譯研究是一門經驗學科，可分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兩大分支。本文認為，翻譯教材“應納入霍姆斯的應用性翻譯研究，而且應該和譯員培訓、教學方法、測試技巧和課程設置位於同等的地位，為翻譯教材在翻譯研究中定位，確立其重要性和很強的實踐性”(Tao 2005:189)。^[3](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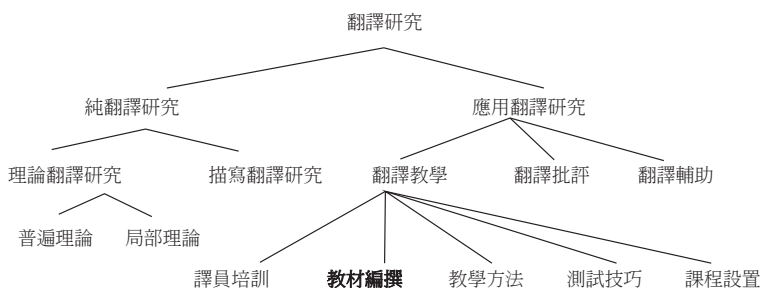


圖1

2.2 翻譯教材編撰的發展軌跡

翻譯教材之所以在學科建設中佔有重要地位，是因為中國的翻譯教育和翻譯市場為它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和諧的成長環境。在早期，翻譯教學材料要不是兩種語言對照的讀物，要不就是隨機從一些外文讀

物中尋找一些句子或片段作為翻譯練習。真正意義上的翻譯教材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出現，是陸殿揚用英文寫成的第一本專門翻譯教程《英漢翻譯理論與技巧》。翻譯教材的編撰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其數量從2本發展到今天的800多本。按照其發展的態勢，大致可以分為六個階段：(1) 翻譯教材的初創時期(1949-1979)；(2) 翻譯教材的發展時期(1980-1989)；(3) 翻譯教材的繁榮時期(1990-1999)；(4) 翻譯教材的多元化時期(2000-2005)；(5) 翻譯教材的專業化時期(2006-)(陶友蘭，2011:39-56)。不同時期的翻譯教材呈現的特點不一樣，從生態翻譯學角度來看，翻譯教材的發展和繁榮是“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結果”。

建國初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的外語教育還處在初級階段，就更不用說翻譯教學了。社會對翻譯人才的需求不大，翻譯教材的建設也沒有得到重視。到了80年代，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社會對翻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教育領導部門開始重視翻譯教學，翻譯教材的建設也就顯得刻不容緩。十年間出版的綜合性基礎翻譯教材就有31本，科技翻譯教材達20本。20世紀9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深化階段。社會需要更多的翻譯人才，學校也越來越重視對翻譯人才的培養。這期間翻譯教材出版數量之多、種類之齊全，足以表明我國翻譯教材建設進入繁榮時期。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英漢互譯需求劇增，翻譯培訓和資格考試越來越紅火，一系列新型的翻譯教材應運而生。範守義2004年不完全統計表明，這幾年至少有72本筆譯教材、25本口譯教材、244本應試類翻譯教材正式出版。教材名目繁多，體例各異。2006年教育部批准設置本科翻譯專業，2007年國務院學位辦批准設立翻譯專業碩士點，為翻譯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

新的契機。作為教學資訊的主要載體，翻譯教材也與時俱進，各大出版社和相關高校紛紛進行研討、開發翻譯專業本科和翻譯碩士系列教材，使翻譯教材建設走進專業化時期。

中國翻譯教材的發展歷經六十年的歷史，與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密切相關，反映了教材作為社會的產物，受到國家政策、經濟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制約，同時又映射了中國翻譯教學的發展軌跡，記錄了中國翻譯研究不斷發展的學術成果。（陶友蘭，2011:64）

梳理翻譯教材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出翻譯教材的生態環境處在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中：不同時期的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影響並制約著翻譯教材的需求、編撰、出版和編者的翻譯理念。翻譯教材有詞法、句法流派教材，功能派教材、當代譯論派教材等，編寫的內容從講語法知識和翻譯技巧，擴大到文化差異與對比、翻譯對人類文明發展和自然界的影響，涉及到的學科內容也從語言學、文學擴大到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和生態學。翻譯教材的跨學科研究日益引起學界和譯界的重視。

2.3 翻譯教材研究

在中國大陸，翻譯教材市場非常繁榮，是各大出版社必爭之地，可是翻譯教材相關研究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目前研究翻譯教材的專著只有兩本：一是張美芳的《中國英漢翻譯教材研究（1949-1998）》，主要是對國內英語專業的翻譯教材進行分類，並進行評論；還有一本就是本人出版的《我國翻譯教材建設理論之重構》，是從理論層面來探索翻譯教材的建設問題。其他有關教材的研究都散見於以下著述中，如莊智象的《我國翻譯專業建設：問題與對策》、穆雷的《中國翻譯教學研究》、文軍的《翻譯課程模式研究》、劉和平的《口譯理論與教學》、楊

承淑的《口譯教學研究：理論與實踐》、桂文泱的碩士論文《翻譯教材的選擇與評估》等。

關於翻譯教材研究方面的論文，中國期刊網顯示從1979年到2012年，刊登在主要外語類核心期刊上的有32篇，主要涉及到教材的編寫思想、編寫原則、編寫技巧、教材評價等問題。其中，關於翻譯教材建設理論以及對策問題，代表性的相關論文有劉季春的〈調查與思考——談建立我國翻譯教材的新體系〉、楊曉榮的〈翻譯教材中理論的進入途徑探討〉、王建國的〈功能翻譯理論與我國的翻譯教材建設〉、馮建中的〈口譯教材的統編化及其指導原則〉、譚惠娟、餘東的〈金針度人無定法——關於翻譯教材的思考〉等。另外，譯界其他學者如楊自儉、許鈞、羅進德、郭著章、何剛強、馮慶華、梅德明、羅選民、王大為、黃忠廉、屠國元、王樹槐等都對翻譯教材有過不同視角的闡述。這些研究都頗具價值。

可是，從生態翻譯學視角來看，翻譯教材研究有所失衡。近30年來，不但翻譯教材研究（2本專著和32篇核心期刊論文）與翻譯教材的繁榮（851本）很不相稱，而且翻譯教材研究與整個譯學研究（8390篇核心期刊論文）很不成比例（只佔3.5%），^[4]所以，要維持翻譯生態平衡，就要調整譯學研究的比重，加強翻譯教材跨學科整合研究。

三、翻譯教材建設的生態式設計理念

隨著翻譯本科專業和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建立，中國翻譯教育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內翻譯研究，特別是應用翻譯研究的發展非常迅速，教學理念有所更新，翻譯教材建設也需“與時俱進”，需要立足於更大的社會語境，翻譯教材構建模式與使用的理論探索有必要進一步拓展。

眾所周知，20世紀人類文明發展中，一個很顯著而且很重要的表徵就是生態覺悟。這種生態覺悟絕不僅僅是人對自然的態度的變化，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覺醒，在深層意義上是世界觀、價值觀和文化精神的覺醒。正是在這種文化精神的導引下，我國學者滕守堯首先提出了生態式教育，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野。生態式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在目標上強調促進人的“創生”，在過程、方式上強調相互作用，即通過教育中的各種相互作用，從而保持學生持續發展的能力。而新時期翻譯專業教材的設計就是要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遵循生態式教育的理念。

教材設計應突出關注知識的存在方式。知識在教材中不能是死的、僵化的，而只有以‘動姿化’的方式存在，即只有以動態的、具有與學習者對話的姿態的方式存在，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個體精神自由，使知識與學習者形成“對話”關係而非支配關係。而要使教材中的知識實現‘動姿化’，生態式設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策略。(郭曉明, 2004:36)

生態學原理在知識方面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在於，知識的學習不是一個簡單的“搭積木”的過程，而是一個生態式“孕育”的過程。知識的獲得必須經由精神的滋潤和心靈的“孕育”，即必須在一個知識的生存圖景中方能實現。

生態翻譯學理論可以為教材中知識的生存圖景提供理論支援，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為翻譯教材的建設提供全新的視角和啟示，以生態式設計理念指引編寫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多維度翻譯教材。

3.1 宏觀層面的翻譯教材生態式設計構想

生態翻譯學研究講求“整體縱觀”，因為生態翻譯學是建基於生態

整體主義之上的。從方法論上講，“生態學是基於整體主義的科學，其研究方法強調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整體性”（Krohne 2001:11）。由於生態系統內各關聯組成部分間有著互動的聯繫，其中任何一個部分的變動，都將引起其他部分的變動。所以，翻譯教材作為翻譯生態系統中的一分子，其編撰涉及到翻譯生態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包括翻譯本體生態系統、翻譯教育生態系統、翻譯市場生態系統、翻譯管理生態系統等”（胡庚申，2009）。因此，從宏觀層面上，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來闡述翻譯教材的生態式設計構想。

3.1.1.1. 強調和諧——整體規劃教材編寫，鼓勵翻譯教材的主體互動。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個整合一體的、和諧統一的系統。這裏提出了翻譯生態系統“和諧統一”的理念。翻譯教材的編撰也要強調和諧，例如統一規劃，調動所有參與的主體，構建以人為中心的和諧教科書。

已經正式出版的翻譯教材雖然在數量和種類上都很有可觀，但是目前的翻譯教材“重複太多，新意不足。而且‘萬變不離其宗’，由於編者不知道教學理論，所以大部分教材都是‘填鴨式’教學思想的產物；而且教材品質參差不齊；商業化傾向嚴重”（李德鳳2006，轉引自陶友蘭，2006:33）。面對五花八門的各類教材，教師和學生們都不知道如何選擇，因為“很難找到適合學生要求、緊密聯繫實際的翻譯教材；缺少譯文規範、難度由淺入深的系統練習材料等”（穆雷，1999:42）。因此，新時期翻譯專業教材建設應該從大局出發，進行整體規劃，口筆譯教材並重，分層次編寫，並且推行教材多樣化、系列化、立體化，達到整體和諧。例如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於2008年召開專家座談會以後，首家隆重推出“翻譯專業本科生系列教材”，總數近40種，由翻譯理論、翻譯實踐與技能和特殊翻譯等數個板塊組成；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從2008年

起，根據翻譯本科專業的特點和本科生學習翻譯的規律，在教材專家和學者的建議下，把教材設為口譯技能、筆譯技能、翻譯理論與綜合知識四大板塊，每一板塊由數本教材組成，既各自獨立成書，又相互組成一個整體。出版社這一教材建設行為就是遵循了生態翻譯學的理念，根據翻譯教材的生態環境，進行整體構思和合理設計，因為生態理性決定了翻譯市場生態系統與翻譯教育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關聯互動，翻譯教育生態系統與翻譯本體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關聯互動等等這種關照。

“教材從編寫到應用，涉及到編寫者、出版者、使用者等。教材既是編寫者研究成果的體現，也是出版者用以獲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媒介，同時是一線教師（使用者）進行教學的主要材料”（莊智象，2007:139）。所以，教材的主體是多元化的，是相互支持、互為促進的關係。要設計出理想的教材，就要調動所有這些人員，既要明確分工，各司其職，又要相互配合，保持人際關係的和諧，創造良性的翻譯教材生態環境，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教材的作用，促進學生的創造性發展。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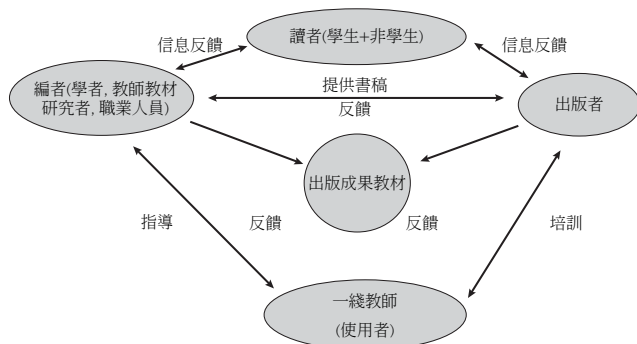


圖2

從圖2可以看出，只有翻譯教材的主體互相連成一體，回饋最新資

訊，進行不斷調整和選擇，才能讓教材保持在一個良好的動態平衡中，為學生提供鮮活而又及時的學習資源。所以，新時期的教材出版不再是個人的盲目行為，而是在出版社的組織下，一線教學人員加上部分從業人員在專家學者的指導下一邊徵求讀者意見，一邊研究，一邊編寫，一邊試用，在不斷更新中完善教材的知識架構，在教材編寫中突出“譯者為中心”的理念，使“人”與教材達到和諧。

其中，教師（自身就是教材編寫者和使用者）在構建教材過程中起著主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需要評價生成教材內在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確保為學生做開意義建構的知識重組空間；還要以更高的素質重組並呈現知識內容，在學科知識和學生的生活世界之間，在抽象的書本知識與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形成認識的過程之間，建立起豐富的意義聯繫，由此為學生呈現更為豐富的發展可能性。

3.1.2. 強調相互作用 —— 加強翻譯教材與多學科知識之間的聯繫。

翻譯教材應該編寫什麼內容，向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往的翻譯教材主要以對比語言學為基礎，偏重闡述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技巧，而且大多數以文學作品為例。到了新世紀，這樣的教材就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了。楊自儉（2006）曾高屋建瓴地指出，教材編寫要有系統性，其系統性體現在理論、技巧、知識三位一體，而且理論應包括語言學、文體學、翻譯學多學科成果。因此，翻譯教材應該有機地整合各類知識如文化常識、科學知識、美學、哲學、術語學、翻譯技術等，融合翻譯理論、技巧和翻譯實踐中可能需要的各類知識。但是，翻譯教材不是大雜燴，需要一個合理的、恰到好處的協調，能夠做到觸類旁通，對一個翻譯現象能夠引導讀者從不同角度來詮釋，在一個互相關聯的網路中認識翻譯、解釋翻譯。只有這樣的教材，才具有啟

發性和較高的使用價值。例如，編寫專題翻譯教材，如《法律翻譯教程》、《商務翻譯教程》、《旅遊翻譯教程》等就是打開學科知識與翻譯之間的通道，強調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繫。另外，綜合類翻譯教材也要講究多學科知識的融合。有學者如王樹槐（2011:86-89）認為，漢英翻譯教材編寫要遵從系統性原則，可以建立詞彙、簡單句、複合句、篇章四個層次的理論、技巧、知識體系。理論上講，四個層次的知識模組都可以用鏈結性原則編排。鏈結性原則是指根據知識的“組塊”原理和學生的認知水準，組建專題教學語料庫，鏈結於教材或課程的網站上。這樣編制的教材體系能保證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完成對核心內容的學習，從而快速、有效地獲得漢英翻譯能力。鏈結性原則是一條非常有效的途徑，可以融合多種學科知識於一本教材或系列教材。

3.1.3. 強調以人為本——加強翻譯教材與學習者的生活和個人經驗之間的關係。

翻譯教材的最終目的是為學習者服務的，所以，任何一本好教材一定要以學習者為中心。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學生主動地獲取對教材知識意義的領悟，而意義是學生主動構建的，在與教師、教材反覆相互作用中完成的，這就是學生與教材的“對話”。如果教材與學生的生活和個人經驗關係密切，就更多地引起學生的共鳴，產生新舊知識的交替，完成概念的重組和知識更新，促進創生的可能。人文學科教材聯繫生活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培植學生的人文意識，並以這種意識和眼光去理解生活、反思人生。數學家出身的懷特海(A.N. Whitehead)(1980)不無偏激地認為：“教育只有一種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從技術上講，則要以學生真實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環境作為教材的起點。因此，翻譯教材的材料必須是真實的，來源於生活，能夠激發學習者的興趣。而學習

者的興趣和水準不一，應該分級編寫教材，如目前編寫的本科生翻譯教材和翻譯碩士系列教材，就是以人為本，遵循生態翻譯學的理念的。

使用翻譯教材的“學習者”就是“未來的譯者”，如果教材的內容能夠引發他們的興趣，貼近他們的生活，他們就會更多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完成教材的翻譯練習，獲得切實的翻譯感悟，為以後真實的翻譯工作打好基礎。例如，《喜福會》的譯者程乃珊，1990年第一次將《喜福會》譯成中文，由於沒有在美國的生活經驗，她說“我當時譯得很累，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我對那一代華人的心境還沒有深入的體會。”2005年，她第二次翻譯這本小說。用程乃珊自己的話來說，這第二次翻譯完全是一次“推倒重來”的浩大工程。程及其女兒在美國的多年生活的經歷，使其深刻體會到了在異域的中國母親對女兒的期待與落差，從而對譚恩美的創作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在重譯時，“我在採取直譯的同時，還進行了大膽的意譯，筆頭暢快了，文字也更美了。”程乃珊根據小說人物的性格來變換語言風格，並盡量將譚恩美原文中的俏皮和幽默再現出來，“這可能得益於我是一個作家吧，我總覺得作家當翻譯是最好的”(鄭亮，2006:20)。在翻譯教材中涉及這樣的真實翻譯經歷，並設計“作家和翻譯家”等討論話題作為練習，將會拉近學生與教材的距離，更真實地領會翻譯與經驗之間的密切關係。這樣的教材就是關注整體翻譯生態環境，關注翻譯與主體“人”之間的關係。

3.1.4. 強調動態平衡——改用描寫性方式來闡述，讓教材具有可闡釋性。

傳統教材習慣用規定性的闡述方式，板著面孔陳述正確的知識，讓學生被動地去吸收和背誦，甚至模仿；而在生態翻譯學強調指導下的教材應該是動態的開放型教學材料，以描寫性方式來陳述翻譯有關知識，“翻譯學科內含了一個知識系統，因此，翻譯教材的主要任務就在

於對這些知識進行描寫”(劉季春, 2001: 51), 在對各種翻譯現象的描寫上找到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結合點或切入點, 並在描寫過程中留下“空白點”, 讓讀者(學習者)去思考, 因為只有有了讀者的積極參與才能“使作品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視野之中”(姚斯, 1987), “文學語言中包含著許多意義未定性和空白, 給予了讀者能動的反思和想像的空間, 促使讀者去尋找作品的意義, 從而賦予他參與解讀作品意義構成的權利”(伊瑟爾, 1991)。

翻譯教材如同一部文學作品, 如果留給學習者思考的空間越大, 就越具有啟發性, 越能培養譯員/學習者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例如, 以一個翻譯專案為例, 從接到翻譯任務開始到如何瞭解客戶要求, 商定價格和交稿時間, 尋找合格譯員, 分配翻譯任務, 提出翻譯標準, 校稿和術語統一等等, 對翻譯過程進行全程操作的描寫。然後設計討論題,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在目的論的指導下, 積極採取翻譯應對策略。只有“啟動”書本知識, 使知識恢復到“鮮活的狀態”, 知識的自由延伸空間擴大, 學習者才會在理解教材文本過程中, 不斷與教材的視界融合, 在書本知識和自己的生活經驗之間不斷構建全新的介面, 促進自我成長。

3.2 微觀層面的翻譯教材生態式設計理念

“生態翻譯學著眼於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 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 以生態翻譯學的敘事方式, 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以及翻譯現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胡庚申, 2008b: 11)。這些新的描述和解釋如果用來指導新型翻譯教材的編寫, 將會為翻譯教育灌注新生的活力, 使翻譯教材呈現新的面貌。具體到單本翻譯教材的設計而言, 生態翻譯學提供的啟示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3.2.1. 教材中應拓展翻譯涵義的外延, 即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

境的選擇活動”，是一種生活方式，是譯者適應和譯者選擇的交替迴圈過程。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而且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每個階段過程中都存在著適應、選擇、保留、淘汰等現象。從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出發，無論是“意譯”，“直譯”還是“硬譯”都是“譯者為了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所做出的一種翻譯策略的選擇。譯者的翻譯選題要適應、符合社會文化的整體利益和價值觀”（胡庚申，2004:68-69）。翻譯者需要適應的是翻譯生態系統；而翻譯生態系統內的作者、譯者、讀者等“諸者”亦需要“和諧”；譯著與原著亦需要“合拍”。這是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整體和諧”的翻譯生態系統。如何達到“和諧”呢？需要譯者適應選擇，因為原文本相對來說是固定的，無論是能否正確解讀原文，還是譯文選詞是否恰當，都必須由譯者來決定。因此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看，翻譯的過程應該是譯者適應和譯者選擇的交替迴圈過程。

而在以往的翻譯教材中，翻譯的定義比較狹隘，例如，“翻譯是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完整地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張培基，1980:緒論）；“翻譯是把一種語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傳達出來，以達到溝通思想感情、傳播文化知、促進社會文明，特別是推動譯語文化興旺昌盛的目的”（孫致禮，2004:6）；“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文化承載的意義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翻譯的本質是釋義，是意義的轉換”（陳宏薇，2004:1）。從這些定義中，可以看到它們是對翻譯現象的一種靜態描述，翻譯的內涵比較局限於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之間的轉換，沒有注重實際的翻譯過程，忽略了“譯者的作為”，幾乎沒有提及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其他宏觀

的文化、政治因素以及不得已的人為操作。因此也無法解釋為什麼要選擇某些特定的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等。

所以，在翻譯教材中引入生態翻譯學概念，突出翻譯的過程性和譯者的“選擇與適應”，將會給讀者帶來全新的視角。尤其是學生譯員，通過觀察他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就會加深對翻譯本質的認識，意識到如何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去駕馭翻譯，譯出讓人滿意的作品。“作為翻譯教材，應該講明白，狹義的翻譯即翻譯的內涵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但是不僅僅如此，翻譯中轉換的形式和程度，轉換中遇到的種種主客觀因素等等造成翻譯外延的擴大”（陶友蘭，2006:37）。因此，在課本中應該提出，翻譯的外延很大，不僅包括一字不漏的全譯，而目還有變譯，即譯者根據讀者的特殊需求採用擴充、取捨、濃縮、闡釋、補充、合併、改造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中心內容或部分內容的翻譯活動（黃忠廉1999）。

3.2.2. 在教材中，描述具體的翻譯事件，強調譯者“自我適應”的適應機制和“事後追懲”的制約機制，提出“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翻譯原則。

現有的翻譯教材一般很少描述具體的翻譯實踐，而是更多地注重翻譯方法和策略的闡述。目前只有劉季春教授的《實用翻譯教程（修訂版）》中附有一章節（2007:307-322），專門描述他是怎樣完成一個具體的翻譯項目的，非常真實地再現了譯者如何根據實際情景做出的調整和決策。

沃爾夫拉姆·威爾斯（Wolfram Wilss）把翻譯過程視為兩個高度複雜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由環境決定的文本輸入”的分析；第二個階段是在複雜的回饋處理機制框架內對輸入文本的操縱——這種操

縱行為通常是多層次的，需參照‘譯語讀者的各項環境特徵’，以最後形成目標語的文本輸出”(Wilss 1996:123)。他還呼籲譯界對翻譯決策過程的研究，應當“集中關注各種環境因素，如翻譯任務的特徵、客戶的需求、翻譯者及其決策能力等”(同上:184)。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翻譯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翻譯教材如何幫助學員讀者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至關重要，而不是僅僅說明有哪些翻譯方法和技巧。

因此，與其簡單地列舉翻譯技巧和策略，不如把中外翻譯事件串起來，通過具體的譯者譯事來闡述翻譯原則。例如，中國的嚴復、林紓、魯迅、傅雷、楊憲益等翻譯家是如何採取“自我適應”的適應機制來翻譯作品的，⁵外國的漢學家如亞瑟·韋利、翟裏斯、雅各、霍克斯、葛浩文等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翻譯中國的作品。以譯者為中心，以“三維轉換”為翻譯方法，選擇譯本中的諸多實例，具體闡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與闡釋”，“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2009:2-3)，因為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胡庚申，2011:5)。

3.2.3. 在教材中，要突出譯者的地位，強調人和翻譯生態環境之間的和諧。

中國的翻譯教材向來以傳授知識為主，特別注重語言結構的轉換，強調怎麼翻譯，譯者總是“隱形”的，幾乎沒有提到過譯者的主體性。譯者總是退居第二位元，服務於原作者和原文，這違背了翻譯的實際情況，忽略了翻譯過程中譯者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以往的教材總是以編寫者為主，是編者一廂情願地要把自己知道的翻譯知識告訴學習

者，而沒有從學習者角度考慮他們需要什麼。因此，新型教材的編寫應該以人為本，以學生的需求為立足點，最大限度地提供能與實際翻譯接軌的有用知識，並且要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揮的主觀能動性。

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個起著積極作用的專家，掌握使用何種翻譯手段，達到譯文的目的。“源文只是任由譯者使用的‘原材料’，其‘王位’已被取消”(Vermeer 1986:541)；“決定譯文(面貌)的是翻譯目的”(Vermeer 1996:12)。而翻譯的目的很複雜，影響的因素並不是像我們教材中通常所說的作者、原文和讀者，而應包括圖3所示的七種參與者。當然，有時幾種角色是重合的。在課堂上，教師身兼發起人、委託人、譯文使用者、譯文接受者、譯文發送者、收受者等數職，學生則兼任譯者、譯文使用者、譯文接受者、譯文收受者等職(見圖3)，而教材編撰者大部分情況下才是翻譯的真正發起者，對落實翻譯目的責無旁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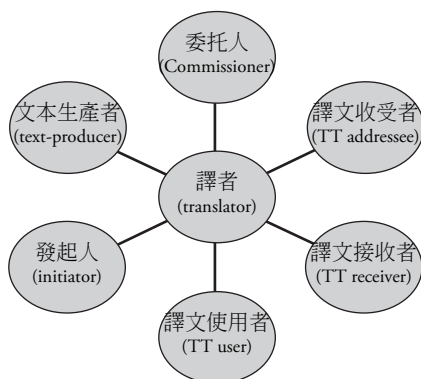


圖3

教材編撰者應該講明白這些參與者及其扮演的角色，說明譯者的責任和活動範圍，明確譯者的許可權以及職業道德規範。譯者也要遵守“忠誠”原則，不能胡譯、亂譯，隨意篡改原文，歪曲原作意圖。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要在翻譯過程、翻譯行為以及整個翻譯活動中“負全責”，統

籌協調“翻譯群落”(人)、“翻譯環境”(境)、“翻譯文本”(文)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從而通過“譯者全責”來體現“人、境、文”關聯互動、平衡和諧的翻譯生態整體觀(胡庚申, 2011)。

鑒於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在撰寫翻譯教材的時候，可以列出一章專門通過實例來說明如何培養或塑造“翻譯人格”，如合作精神、動機、堅韌、細緻等等，用鮮明、生動的方式告訴學生翻譯過程中邏輯思維、形象思維、靈感思維是如何獲得的。如何剛強教授(2009)編撰的《筆譯理論與技巧》第五單元“譯者的綜合素質”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讓讀者明白“譯者是怎樣煉成的”。在教材裏加強這種意識，對提高學員的翻譯能力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4. 教材裏要提出運用“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以“多維轉換程度、讀者回饋以及譯者素質”為衡量譯作的標準。

縱觀中國的翻譯教材，不管是哪個時期出版的，翻譯標準都未能打破傳統的“忠”與“信”的觀念。雖然到了90年代，有些教材也提到“功能對等”、“等效”作為翻譯標準，但是在教材的實際操作中，仍然強調“忠實”和“通順”。以此來衡量翻譯的品質，在現實翻譯中未免有失偏頗。

生態翻譯學提出了“多維整合”原則，“適者生存”。評判譯文的標準，不再只是忠實於“原文”，也不再只是迎合“讀者”，而是要在保持文本生態的基礎上，為實現譯文能在新的語言、文化、交際生態中“生存”和“長存”所追求的譯文整合適應選擇度。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和繼而依此、並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文的“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麼，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相

對而言，最佳翻譯就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胡庚申，2004）。

因此，在生態翻譯學理論的指導下，翻譯教材可以提出“多維轉換程度、讀者回饋以及譯者素質”為衡量譯作的標準，要讓學生知道翻譯標準並非只是“信”、“達”、“雅”，而是要根據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讀者物件、客戶的不同要求、目的來調整翻譯標準，採取為達到目的的所有可能手段。因為Vermeer說過，“能達到目的的手段就是正當的手段”（Reiss and Vermeer 1984:101）。一般來說，要評價譯文是否譯得好，要通過幾個因素的綜合衡量才能判斷是否達到了標準。首先從“多維轉換程度”來判斷，例如語言維度是否轉換到位，文化維度是否涉及，是否考慮到交際維度等，這是從譯文和原文對比度角度來判斷的，有時還不夠，需要考慮到“讀者回饋”，尤其是漢語英譯，是否得到譯文讀者的認可很重要，譯文讀者是否明白了原文要傳達的資訊等；當然，“譯者素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維度，例如同樣一篇原文，讓一位學生譯員和一位從業多年的職業譯員去翻譯，那麼譯員的素質肯定不一樣，對譯文評判的標準可能也要有所區別。

這一標準應該引起翻譯教材編寫者的注意。編者不應再拘泥於語言層面上的對等轉換，應該敢於突破傳統，大膽創新，提出適合翻譯實踐的、多元化翻譯標準，保證譯文在譯語生態環境中得以“生存”或“長存”。翻譯文本在翻譯生態環境中“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不斷進化發展。在一個特定時期內被認為最好的譯文，說不定到了另一個時期時就會受到新的評判標準的挑戰。學生通過閱讀教材要明白“沒有最好的譯文，只有更好的譯文”，從而養成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翻譯態度。

但是，如何構建這類新型教材，首先需要改變人們的翻譯觀念，要把翻譯活動置身於宏觀的翻譯生態環境下討論，對教材的結構和編排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例如，教材的知識結構可以概括為並

列型、邏輯型、深入型和發展型，那麼與之對應的設計形式為情景綜合、對話推進、問題探究和案例分析。

四、結語

在生態翻譯學的視閾下，翻譯教材建設具有更加廣闊的視野和更為鮮活的內容。首先，翻譯教材的概念將有所擴展：翻譯教材不再只是靜態的教科書，而是多元的、處於不斷生成又不斷調整的過程之中，保持著綜合性翻譯知識的動態平衡，是促進師生“創生”的媒介之一。其次，翻譯教材的內容將更加豐富：翻譯教材可以整合不同學科的知識點，選材可以來自於學習者的生活和個人經驗，可以是能夠啟動學習者興趣的任何翻譯知識。另外，翻譯教材的編排模式將會靈活多樣。生態式教育強調教材的“靈活性”，所以，教材知識的呈現形式可以豐富多彩，或描寫，或闡述，或質疑，或對話，只要保持教材內外部知識系統的平衡和諧。教材內容的生態化設計，能讓教師、知識、學生生命在生態化的教學內容的媒介作用下，共振共生，整體提升，使師生在良好的條件下自然地和諧地自由地生長發展。

“編出好教材是個苦差事”（楊自儉，2006:38），因為好的教材既要照顧到學生的基礎和個性化要求，還要符合知識學習的系統性、結構性、循序性。翻譯教材作為整個翻譯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點”和“鏈”，連接著翻譯主體、客體、本體以及國家翻譯政策、翻譯教育理念、翻譯市場需求等等因素，因此生態化設計既要豐滿“點”和“鏈”，更要把它們不露痕跡地融入“系統”中，呈現出一個境域。具體說來，翻譯教材內容中的知識點、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之間的要求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統一在知識境域

中的。所以，教材建設是個系統工程，可以以生態翻譯學理論為基礎，進行宏觀調控、普遍聯繫，在和諧的翻譯生態環境中高屋建瓴地設計符合自然生態的翻譯教材。

注釋

- [1] 本文根據“第二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發言稿整理而成，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翻譯專業口筆譯教材建設理論之重構及對策研究（專案編號07CYY00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同時得到德國洪堡獎學金的資助，特此致謝！
- [2] 此處為作者翻譯。本文中所有西方學者的引文均為作者譯成中文。
- [3] 引文為作者的英文論文部分，此處由作者翻譯成中文引用。
- [4] 所有數字均摘自穆雷，許鈞（2009）。
- [5] 對這些翻譯家是如何進行適應和選擇來做翻譯的論述可見論文“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魯迅翻譯思想”、“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看嚴復《天演論》的翻譯”等，教材編著者可以適當地把這些研究成果運用到教材的編撰中。

參考文獻

- 陳宏薇（2004），《新編漢英翻譯教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范守義（2004），《翻譯研究：另類視野》，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郭曉明（2004），〈論教材的生態式設計〉，《教育理論與實踐》24.8: 36-39。
- 胡庚申（2004），《翻譯適應選擇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_____（2008a），〈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上海翻譯》2: 1-5。
- _____（2008b），〈生態翻譯學解讀〉，《中國翻譯》6: 11-15。
- _____（2009），〈生態翻譯學：譯學研究的“跨學科整合”〉，《上海翻譯》2: 3-8。
- _____（2011），〈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學術視角〉，《中國翻譯》2: 5-9。
- 李亞舒，黃忠廉（2005），〈別開生面的理論建構——讀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外語教學》6: 95-96。
- 鄭亮（2006），〈程乃珊15年後再譯《喜福會》〉，《華文文學》3: 20。
- 何剛強（2009），《筆譯理論與技巧》，北京：外語研究與教學出版社。

- 黃忠廉 (1999), 《翻譯變體研究》,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劉季春 (2001), 〈調查與思考——談建立我國翻譯教材的新體系〉, 《中國翻譯》4: 22-25。
- 劉季春 (2007), 《實用翻譯教程 (修訂版)》,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 穆雷 (1999), 《中國翻譯教學研究》,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穆雷, 許鈞 (2009), 〈中國翻譯研究30年 (1978-2007)〉, 《外國語》1: 77-87。
- 孫致禮 (2003), 《新編英漢翻譯教程》,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譚惠娟, 餘東 (2007), 〈金針度人無定法——關於翻譯教材的思考〉, 《中國翻譯》5: 53-56。
- 陶友蘭 (2006), 〈翻譯目的論關照下的英漢翻譯教材建設〉, 《外語界》2: 33-40。
- _____ (2011), 〈中國英漢漢英翻譯教材編寫發展史〉, 《翻譯季刊》60: 36-66。
- _____ (2012), 〈我國翻譯專業教材建設: 生態翻譯學視角〉, 《外語界》3: 81-88。
- 王樹槐 (2011), 〈論漢英翻譯教材的編寫原則〉, 《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 85-91。
- 楊自儉 (2006), 〈關於翻譯教學的幾個問題〉, 《上海翻譯》3: 36-39。
- 張美芳 (2001), 《中國英漢翻譯教材研究 (1949-1998)》,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張培基等 (1980), 《英漢翻譯教程》,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於世華 (2006), 〈教學內容的生態化設計〉,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 (基礎教育版)》2: 66-69。
- 周建平 (2004), 〈生態式教育視野中的教材觀〉, 《當代教育科學》9: 19-21。
- 莊智象 (2007), 《我國翻譯專業建設: 問題與對策》,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懷特海 (Whitehead A. N.) (1980), 〈教育的目的〉, 載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杭州大學教育系編譯, 《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流派論著選》,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16。
- 姚斯[德] (Jauss, Hans R.) (1987), 周甯、金元浦譯, 《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 伊瑟爾[德] (Iser, Wolfgang) (1991), 金元浦、周甯譯, 《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Hu, Gengshen (2006). "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ng Global Culture—Towards Interdisciplinary (Re)construction. August 11-14, Beijing.
- Holmes, James S. (1972/1988).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67-80.
- Krohne, T. David (2001). *General Ecology*. Brooks: Thomson Learning.

- Newmark, Peter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UK) Ltd.
- Tao, Youlan (2005).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extbook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3. 3: 188-204.
- (2008).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A Theoret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ir Making*.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Reiss, Katharina, and Hans J. Vermeer (1984). *Grundl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Tübingen: Niemeyer.
- Vermeer, Hans J. (1986).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translationstheorie. einige kapitel kultur- und sprachtheori*. Heidelberg: Institut für Übersetzen und Dolmetschen.
- (1996) *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 Heidelberg: TEXTconTEXT-Verlag.
- Wilss, Wolfram (1996).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作者簡介

陶友蘭，復旦大學外文學院翻譯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翻譯研究方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TESOL碩士。獨立主持並完成一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項上海市項目和兩項校級科研專案，在國際翻譯學核心雜誌*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香港期刊*Translation Quarterly*, 臺灣期刊*Spectrum: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國內核心期刊如《外語界》、《外語學刊》、《上海翻譯》、《東方翻譯》、《國外外語教學》、《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等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專著1本，合作編著口筆譯教材4本，出版翻譯書籍、編著英語教材等10餘本，在《民俗曲藝》（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譯文》、《上海譯報》等雜誌上發表譯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應用性翻譯理論研究、翻譯教材與教學研究、翻譯語料庫研究、英語教學策略與研究。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in Chinese Translation

Joe Lockard and Qin Dan^[1]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Jack London into Chinese illustrates how translation publishing obscures and conceals even while opening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London's short story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n order to frame questions of how Chinese-language introductions communicate knowledge about London's anti-Chinese attitudes to readers. A following section surveys 104 known Chinese-language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London published from 1935-2011 and reviews their ideological approaches to Lond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ceptual mapping finds negligible consideration of London's racial attitudes. The next section reviews Chinese-languag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London in order to compare its discussion with that found i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This critical literature contains ample discussion of London's white supremacism. A final section addresses how structural censorships of ideology and publishing market forces shape the discursive discrepancy between translation editions and critical literature.

Jack London's 1907 short story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s an exercise in genocidal imagination (London 1993: 2.1234-1246). This

allohistorical story, narrated by a future historian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gins in the wak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of 1904 in order to trace the rise of China, followed by extermination of the Chinese at the hands of Western military powers using biological warfare. H. Bruce Franklin (2008: 33-39) contextualizes the story within a flood of Yellow Peril literature that appe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e describes the story as “perhaps the most ominous” of anti-Chinese fictions, one that “by allowing full play for the racist aspects of American populism, by extending racism into genocide, and then merging genocide into the cult of the superweapon, achieves...archetypal significance for our own times” (37).

The validity of Franklin’s assessment of this story’s archetypal influence can be seen in the conclusion of William Pierce’s odious 1978 white supremacist novel *The Turner Diaries*, which ends with a near-exact copy of London’s genocidal closure, this time enacted against Jews in Israel and worldwide and against Chinese throughout China. Pierce wrote in a style heavily derived from London (Lockard 2007: 127) and employed an identical allohistorical narrative device.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s the direct progenitor of the most popular race-war novel in modern US literature.

London opens his story with an attem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between suppos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ntalities. In his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this conflict, there was “no common psychological speech” (London 1993: 2.1234)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ir thought-processes were radically dissimilar. There was no intimate vocabulary”. Trope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abound as London attempts to detail distinctions. “It was all a matter of language. There was no way to communicate Western ideas to the Chinese mind,” thus these cultures remained inevitably separate and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In China, according to London, “back and deep-down on the tie-ribs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mind was a capacity to thrill to its own hieroglyphics; but the Chinese mind could not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thrill to short, Saxon words; nor could the English-speaking mind thrill to hieroglyphics” (1235). Thus Westerners – noting London’s use of English-speaking as an analog for Western – and Chinese remained “mental aliens”.

In the story the Japanese resolve to break open this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The baffling enigma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o the West was no baffling enigma to the Japanese...The Japanese thought with the same thought-symbols as did the Chinese...” It is Japan that is able to awake and modernize China through extension of its empire. Under Japanese imperial guidance, China reorganizes, industrializes, and makes astounding scientific advances. Sections of this story are lifted entire from London’s 1904 travel essay “The Yellow Peril” where he describes Chinese as lacking only good management to succeed (London 1910: 269-289).

Succeed they do. Having master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no longer needing tutelage, China throws out its Japanese advisors. Angered, Japan declares war and quickly loses its empire in Manchuria, Korea and Taiwan. With its new “machine-civilization” China enters fifty year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end when population pressure causes it to expand into neighboring territories. It overwhelms French Indo-china and a French-Chinese war ensues that the French lose disastrously. China continues to roll across Eurasia as its population expands exponentially. Soon there are “two Chinese for every white-skinned human in the world” (1240) as China’s “flood of yellow life” (1241) pours over its borders. This narrative of massed Chinese bodies and unstoppable expansionism is suffused with the antagonism to Chinese immigration that characterized US political culture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forward (Sharp 2007: 103-104; Scott 2008: 175-176; Bender 2009: 97-98).

London’s nightmare of a world turning Chinese ends with the work of an American scientist who invents a germ-warfare agent dropped in glass tubes from air-ships. Surrounded in 1976 by European armies by land and blockaded by their navies at sea, China turns into a vast chanel-house

consumed by multiple plagues. When European military expeditions enter months later nearly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has died and all survivors are put to death. After five years of clean-up, a new multicultural society emerges composed of a “happy mingling of nationalities” settled and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democratic American program” (1245). London’s genocidal fantasy envisions triumph for white supremac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ductive new civilization that bans further use of biological warfare.

As a Russo-Japanese war correspondent, London regularly registered his disgust with China in private correspondence. In the midst of these war scenes, London longed for both “a whiteman’s war” (Labor 1, 428) and return to “the Whiteman’s Country” (430). “The Yellow Peril,” written as he accompanied Japan’s First Army, is veined with contempt for Koreans and patronization for Chinese alongside grudging respect and fear of Japanese. Each represents a different level and type of threat to white supremacy. Yet while sounding a warning because “far more voices are engaged in denying the yellow peril than prophesying it” (London 1910: 283), London believes that white men will prevail because Asians lack souls and cannot engage in spiritual introspection (284-287). It is precisely London’s belief that the spread of “the Yellow and the Brown” (289) represents a spread of dead or alien spirits that enables him to imagine human extermination on a mass scale. If no spiritual translation is possible, then genocide can cleanse the land and make it available to whites who possess souls that can be comprehended. The “race adventure” that whites face is to ensure that their spirits prevail in the face of Asian capacities to mimic, master and employ Western-invented material technologies.

In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and “The Yellow Peril” London repeatedly claims that there is no tru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at there exists an unbridgeable divide between these polarized human cultures. As argument, London relates 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s to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an adaptive but static East and an active,

inventive West. The capacity to alter history lies in flexible inventiveness manifest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as China remains in history's cocoon, trapped by its hieroglyphic literacy that reveals an inferior mentality. When London encounters language difference in Asia he posits a hierarchy of human expressive capacity. Extermination of Chinese in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constitutes a clearance of those who cannot speak well enough, whose language represents a collective dead soul, and who must be forced violently to surrender their place in history to whites speaking European languages that enable them to pursue and realize their superior spiritual capacities.

While apologetic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attribute irony to London's fiction (Reesman 2009: 35, 101-103) or read it as expressing concern for the whole of humanity (Berkove 1992: 33-39), the story carries none of the bite of irony and all the odor of violent wish. Few recent US or European critics make excuses for London; "most (Kim 1982: 7-8; Swift 2002: 59-71; Lye 2004: 40-41) read his work"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as evidence of white supremacist beliefs. London's racial attitudes were doubtless complex, shifting, and filtered through his wide variety of experience with human difference, but nothing about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s subtle. Neither i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bscure. The story's publication came at the beginning of a century already characterized by genocidal clearances in the Belgian Congo, to be followed by genocides in Asia Minor, Europe, the Far East, and Africa in succeeding decades. The combined state violence and ethnocide of this story became historical commonplaces: what London only imagined, others executed.

The English-languag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London has analyzed his white supremacy for decades. Yet there has been little examination of how the Chinese, the subjects of London's racism and genocidal imagination, have read and criticized his writing and views. The reception of London in China raises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First, are Chinese readers even aware of his existential antagonism toward Chinese? Do Chinese-language

translation editions identify and address this problem? Second, if they are aware, has the anti-Chinese nature of London's work inflected his reception among Chinese readers and critics? Is there alienation and rejection, or is there engagement despite his racist views? Do London's white supremacism and antagonisms toward non-whites gain interpretation in translation editions and critical literature?

Rhetoric and theorizations of translation frequently employ the metaphor of an inter-cultural bridge. Here we are concerned more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how translation functions as camouflage. If part of the work of translation lies in improved cultural comprehension, can neglect or deliberate non-provision of interpretive information lead to flawed, inadequate or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The argument we shall explore centers on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concealment. Specifically, we will examine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 about London's white supremacism into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s. If this feature of London's reputation is central in contemporary US critical reception, is such awareness visible in available translations of his work?

In pursuing these issues we wish to raise a larger point about the China-US literary translation economy. The expectations with which we burden translation exchange as a means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should not be inflated or mystified. The fact that a translation edition gets published, whether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or Chinese to English, does not automatically improv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may provide a vehicle toward better understanding, but it is inadequate of itself. Literary translation operates within an environment where it represents a very small, if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total translation publishing economy, and the minutest fraction of the overall China-US media economy.

Ideological contextualiz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draws from this far broader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s much or more than from the immediate text. Chinese readers may not have specifi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London's views, but they read with general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China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ven with inadequate literary 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s a lens for a translated text, translation readers possess their own social knowledge through which they engage a foreign text on local terms. Jack London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do not arrive in China by themselves: they arrive as part of the map of China-US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shall examine one source of evidence concerning London's reception in China, the introductions commonly written by translators to accompany translation editions. By surveying this set of introductions we will explor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Jack Lond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urvey methodology, employed in an earlier studies of translation ideologies (Lockard & Qin, unpublished; Lockard 2000), relies on a 14-point structured instrument describing translation editions according to bibliographic data, translator data, and content of prefaces or afterwords. The survey covered 104 known Chinese-language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London, excluding juvenilia and graphic books.^[2] Section three of the paper provides a focused literature review of Chinese-languag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London in order to compare its discussion with that found i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A final section addresses how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Lond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general function within structural censorship shaped by both ideology and market forces, and how translation can both reveal and conceal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Mapping Lond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Jack London apparently begins with a 1929 translation of *The Iron Heel* by an unidentified translator in an edition that quickly disappeared from print.^[3] The next edition arrived in

1935 with Zhang Menglin's translation of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Portending the association of London with Russian critical advocacy in his behalf, Zhang's introduction compares London to an American Gorky (London 1935: 1). Early translations were concerned to establish London's political reputation for Chinese readers. In his translation of *Martin Eden*, Zhou Xing argues that "London is more than a propagandist; he is an artist well versed in depicting characters too" (London 1943: 1). Zhou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rtin Eden, asserting that his suicide represents a protest against decadent bourgeois society that envelops him. Zhou distinguishes London from Gorky by suggesting "There are those who accept collectivism and thus improve themselves, such as Gorky. There are those who dither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sentimentalism and eventually arrive at their own destruction. Jack London is a case in point" (2). While there is usually a distinction made between culture of the Kuomintang and post-Revolution periods, the left-wing political sentiments accompanying these two introductions indicate how this may be a tenuous and weak distinction in terms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ondon's early translators adapted both Russian introductions and political tastes. In his 1953 translation of *An Odyssey of the North*, Chen Fuan informs readers that "This collection of stories was translated and kept private at first. Upon reading some of the same stories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the author decided to have 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as well" (London 1953c: 1). Chen looked to Russia so completely for validation that he did not write his own but translated one from Russian. Wu Lao and Lu Jun's 1953 translation of *The Iron Heel*, which includes one Russian, two French, and one American preface, tells readers that when London published the novel in 1907 it was widely condemned "but the book is hugely popular among Soviet readers, especially the youth" (London 1953b: 2). Liu Dajie simply culls a Russian edition for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reproduces it as a preface to *The Call of the Wild*, also published in 1953. After

quoting the Russian text for most of his introduction, Liu concludes: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progressive forces worldwide are fighting against capitalist reactionaries and warmongers, and London’s literary legacy has become the former’s powerful weapon” (London 1953a: 3).

Russian appreciation of London centered on his socialist politics and ignored his racial antagonisms. By reproducing Russian critical opinion as authoritative these earlier Chinese introductions elevated class over race rather than treat them as organically interlinked social phenomena. European criticism that ignored white supremacy as unremarkable content reproduced racism as an accepted norm. This Russian critical failure or refusal to take cognizance of London’s problem as a white supremacist was an analog of a larger problem that came to dominate Sino-Soviet relations by the late 1950s when China’s leadership refused to accept what it came to regard as Russian patronization. In terms of London, his popularity in Russia and a Soviet political imprimatur set the terms for London’s critical reception in China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re similar citations of Russian opinion continue to appear in the twenty-first (London 2004: 1). One recent edition invokes Lenin’s favorable but mixed opinions of London’s writings (London 2007: 2). A few editions and stories were actually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English (e.g. London, *Love of Life* 1982, based on a 1952 Russian edition from the Soviet Union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What matters most for those writing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during the 1950s-1960s is that London represents the vanguard of anti-capitalist class struggle. The general tone of such introductions appears in a 1952 edition of *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that hails London as a “fighting spirit” who can “expose the evils of capitalism, crimes of imperialism, and treachery of the reactionary ruling class”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readers (London 1952: 2-3). Yet as a progressive American writer, London can be neither praised too far nor condemned entirely. Liu Daije identifies in London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s “deep, irreconcilable hate for the capitalist world...[and]...passion for class struggles,” (London 1953: 2) versus a remnant attraction to and influence by capitalist ideology. According to Xu Tianhong, London’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remains limited by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avoidance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rough escape into the pristine simplicities of nature (London 1957: 182). For Xu, while serious flaws remain even in London’s most revolutionary works they expose and denounce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183). In a 1963 preface to *Martin Eden*, Pan Shaozhong writes while the novel contributes “a penetrating revelation of the evil and ugliness of the bourgeoisie,”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remains limited by harmful individualism (London 1978: x). Where unwelcome ideological scrutiny could arise from any written work, this dual motion of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provided a means of escape should such hostile attention eventuate.

By the mid-1990s,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new social realities,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continued to deal with London in similar terms as during the 1950s. They persist in discussing him as a proletarian writer whose message retains immediate political import. Lu Weimin’s afterword to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argues “London’s masterpiece *Martin Eden* and his political dystopian novel *The Iron Heel* both demonstrate certain proletarian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er is penetrating in criticizing the decadence and emptiness of capitalist society, whereas the latter, besides denouncing the oligarchy of American capitalists, specifically opposes opportunism in workers’ movements and is thus the first American literary work of proletarian character” (London 1996b: 345). Zhang Xuemei and Xu Qingming in their edition of *Martin Eden*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stating that the novel “directly challenges the values of the bourgeoisie and has exposed the hypocrisy and decadence of the upper class,” forming a dramatic contrast with contemporary “smiling faces” novels (London 1996a: 2). For such critics, London represents a political cutting edge that can renew a lacking spirit in recent fiction.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Many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repeat an older tactic of employing London texts to mirror preconceptions of repressed proletarian desi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rhetoric, Huang Xuesong writes: “Using the tragedy of *Martin Eden*, a full-blooded character who would rather die than yield to the capitalists, London denounces American society of his day mercilessly” (London 2001: 1). Even where the political rhetoric remains heavy-handed, contemporary estimates tend toward mixed evaluations of London’s romantic view of revolution. Thus an introduction might express appreciation of *The Iron Heel* for “singing the praises of working-class armed struggles” while suggesting that such a novel “exaggerated the role of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depicts the general public as unduly passive” (London 2003a: 360).

A few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mention London’s white supremacy. When Wan Zi and Yu Ning appreciated London’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while pointing to his “shortcomings” and “erroneous attitude of white supremacy” (London 1981b: 10), they were the first translators in nearly a half-century to discuss his racism. Jiang Jiansong notes the racist themes of London’s writing and attributes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to his “eclectic reading”. Jiang distances himself from the selection contained in thi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with a caution that “We may not agree with ideologies reflected in certain works” (London 1994, 3).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ea-Wolf*, Li Shuyan notes that London warned against the “Yellow Peril” and based his environmentalism on the necessity of securing a future for the white race (London 1999: 7).

Most translators introduce London to Chinese readers by describing his class politics without mentioning his views on race. Wu Lao’s 1981 translation of *Martin Eden* describes London as a revolutionary enthusiast who shared his protagonist’s working-class origins, manual labors, and difficult life. Yet London remained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ed because “Marxism with its slogan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nd a radical individualism that

sings for heroes co-exist in the depths of his thought” (London 1981a: 5). While Wu Lao mentions in passing the anti-Indian white supremacism voiced by a character in London’s 1902 first novel *A Daughter of the Snow* (6), the introduction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Martin Eden* that concludes the novel suffers because it does not allow socialist characters to speak socialist thoughts (13). A bio-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London with the US working-class often appears in the introductions. In a preface to *Love of Life* the Chinese translator simply translates from a 1952 Russian edition: “With his emotion-filled pen, the author shouts out from America’s underclass, depicting their lives and exposing the problems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 author’s heart is linked to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London 1982: 1).

The question of what meaning Chinese readers can derive from London is a matter of consistent concern for those involved in producing new translation editions. Hu Yunheng notes that in the 1950s and 1960s, Jack London and Mark Twain were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translated American writers due to their social content and popular nature (London 2004: 1). Writing to accompany a new translation of *Martin Eden*, Hu hopes that “As we are now in a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this book can provide readers with new thinking” (5). Hu Chunlan suggests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ders can benefit from more balanced political appreciation of London: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when the Cold War mentality prevailed, views on Jack London’s works once served as a benchmark dividing literary critics into leftists and rightists. Until this day America’s mainstream critics still hold a lower evaluation of London than he deserves...But [Chinese readers] do not have to undervalue London’s achievements on this account, nor do we have to ideologize overly Jack London and his works. (London 1997: 2-3)

Hu’s views suggest an independent approach to London, one that relies neither on Russian over-estimates nor American under-estimates.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frequently link London to an internationalist perspective. To Wan Zi and Yu Ning: “Many of London’s best works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darkness of capitalist society, decry the colonial exploitation of imperialism, and sing praise for the audacity of revolutionaries” (London 1985: 1). Yu Fu and Wen Hong comment extensively in this direction in their mid-1990s edition of *A Piece of Steak*. Their enthusiastic introduction suggests that the reading public and critics were re-evaluating London to appreciate him more for narrative aesthetics, less as a propagandist. However, they too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ism of London’s writing:

Jack London is called a Red writer and he would call himself a socialist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he supported social revolution and hoped that the class into which he was born could lead a better life...What is more praiseworthy is that London also wrote stories such as “The Mexican” that commende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upported weak nations seeking independence. Stories on such topics have had huge influence on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s readers, 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on r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who either belong to the working class or sympathize with social revolutions. (London 1994: 9)

Sometimes London appears the repository of revolutionary hopes, which may attract translators with such a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 Where others view London as a failure, for example, Mao Xinde uses ringing tones of affirmation: “London became increasingly convinced that revolution is the proletariat’s only means to achieve liberty and that socialism is the greatest cause in the world” (London 2006: 3).

Readings of London as model for contemporary revolution have faded but appear occasionally i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of the past decade.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ron Heel*, Wu Lao and Jin Lu reject such readings as antiquated (London 2003b: 3-4). They argue that with rapid changes in

present-day social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base of Western communism is shrinking and disappearing. While many workers belong to the working-class in socio-economic terms, psychologically they identify with the middle class. In addition to this shift in the na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change can emerge peacefully in mature democracies. “Even in America,” they write, “where two capitalist parties rule alternately, such severe class confrontation as depicted in *The Iron Heel* that forces revolutionaries to resort to armed uprisings against counter-revolutionary violence is unlikely to occur”. In the post-9/11 world, they conclude, violent anti-government attacks would be condemned as terrorism rather than liberation.

Expanding on this view while introducing an edition of *Martin Eden* published the same year, Wu Lao writes that a large middle class has emerged i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a pyramid to a free-for-all. Therefore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Martin Eden* lies in the lessons we can learn from this self-made protagonist” (London 2003c: 14). Wu (1916-2009), who translated several London works over the course of a long career, shifted from the earlier dogmatic determinism of his 1981 preface to *Martin Eden* where he wrote, “This nov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Iron Heel* because it does not express (London’s) socialist ideas through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characters. This is the novel’s biggest shortcoming” (London 1981: 13). A political shortcoming of the early 1980s before market reforms became advantageous individualism twenty-some years later.

One recent introduction to a collection of London stories addresses these shifts in London translations and their ideologies. Liu Yun and Gu Xiaoyan write: “Small wonder that in the 1930s whe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viet Union, London’s works were widely popular with China’s literary and translation circles” (London 2010: 7). They argue criticism was scarce and monotonous, “focusing only on extolling the socialist views and proletarian thoughts of his works”.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their view, transl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tagnated due to political factors.^[4] But

“since the 1980s, along with our economic growth, cultural enterprises have seen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Jack London has reach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Liu and Gu view this development as far from accidental and 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London’s writing. Beyond possible aesthetic claim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London translation might be more persuasively related to the shift of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away from state support and into a strict market regime. As China continues to discover, London knew better than any American writer how to write a story that would sell.

To summarize, of 104 translation editions we surveyed covering 1935-2011, 69 have introductions or afterwords. Of these, five editions refer to the racism or white supremacy that characterized London’s social views (London 1981, 1994, 1999, 2006, 2007). Most references are no more than a single sentence. What might appear to be an important topic – London’s racial and racist thought – is nearly invisible within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through which Chinese readers gain knowledge about the author. In their introductions, translators center on London’s class politics and not his views on race. London translation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eat much of the earlier criticism but add a new dimension that appreciates rather than condemns individualism.

Chinese Criticism of London

Chinese crit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s opposed to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that elide London’s racism. Our survey indicates that contemporary criticism is acutely aware of his anti-Chinese racism and the problems hanging over his reputation, although critics are divided on how to weight such issues.^[5] Unlike translators writing introductions to accompany their substantial labor of translation and hoping to encourage

readers to purchase the book, critics have no such investment. The criticism of London frequently vibrates with anger and condemnation.

Qi Yikai is relatively mild in writing that by adopting Spencer's theories London "developed relatively strong racial prejudice" leading to a belief that socialism was not for the whole of humanity, only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white race (1981: 101-102). The strength of condemnation increases with distanc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s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shift dramatically. In 1988 Li Shuyan dismisses London as "no great thinker," one influenced by pseudo-science as well as science, narrow-minded patriotism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ism, and by white supremacy. "Quite a few ideas in his works would turn out to be wrong. Some were confused and simplistic even at his time" (1988: 8). A decade later, Zhu Dongping echoed the same idea. "London's thoughts were always self-contradicting" (1999: 92). Zhu notes the white supremacist ethos percolating through London's fictions too (120, 180).

Critical opinion only gets worse. Mao Jian comments that although London did not write much about China or the Chinese, he viewed them as inferiors, expressed himself vigorously to that effect, and that such anti-Chinese sentiments were unusual among canonical US authors. Mao suggests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London has been a vast mistake: "In the past, due to certain historical reasons rather than practice of good literary criticism, we called Jack London a 'proletarian writer' and 'America's Gorky.' Looking back, we have to say that it was a mistake" (2002: 60). In his lengthy and passionate condemnation, Mao states that London "can hardl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fervent racists" (63) and writes:

Jack London invariably assumes an arrogant tone, viewing the Anglo-Saxon race as senior and Chinese as junior. In his distorted images, Chinese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ir traditions and reintegrate them into a new culture. Thus they remain unable to evolve as an inferior race in order to become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a people as excellent as the Anglo-Saxons – just like Ah Kim who never matures and is never far from the lessons of the stick. (71)

Mao likens the appearance of anti-Chinese racism and Yellow Peril rhetoric in London's writing to a form of paranoia caused by white fear of being swallowed by China and the Chinese (68). Such fear of Chinese translates into their contradictory representation as both historically backward and dangerous to the future. Li Peiyun states: "In London's eyes, the Chinese are boorish, barbaric, and are taking jobs away from Americans...They are aphasic, mute, and as forever loyal to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ir ancestors" (2009: 102).

In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cited recent studies, Yu Jianhua (2009: 237) notes that such contradictions run rampant in London's work where his beliefs in colonialism and 'blond beast' racism prevail over his claimed socialism. There are repeated similar remarks by other critics on the gap between London's professed socialist ideals, his denigr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his racist condescension (Guo 1999: 159-160; Zhu 2002; Dong 2003; Li 2005: 129, 131; Fan 2006: 151; Zuo 2006, 194; Wan 2009: 26; Wang & Li 2010: 210). One of the few contemporary efforts to rehabilitate London argues that his attitudes changed significantly over time, citing a story such as "Chun Ah Chun" (London 1912: 151-189) for manifesting sympathy toward a Chinese immigrant (Wang & Zhu 2010). In this interpretation, although London "is still unable to walk altogether out of the shadow of racism" (114) he cannot simply be labeled a racist and does not always demonize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Tracing the decline in London's reputation in China, Li Huaibo suggests this change reflects China as much as London. Li argues that London's reputation has shifted with changing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nd that "the complicated transformation is a misreading of [by] Chinese critics and readers,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relatednes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 involved, and is determined by readers' horizon[s] of expectation and the historicity in interpretation" (2004: 77). The implicit and difficult question in Li's argument is whether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ders have gained a new clarity, one previously suppressed by politicized misreading of London, or whether misreading by the general public persists even where greater critical clarity has been attained. Zeng Lingfu endorses the latter proposition, suggesting that while London's novels have enjoyed long popularity in China this is because "Few regular readers realize that London is a writer with deeply conflicted thought. He is both a declared socialist and an undisguised, shameless racist" (2008: 56). Both writers argue that London's continued popularity is the result of absent public awareness of his anti-Chinese racism.

This new critical discussion of London articulates a suppressed conversation, one that has not been available due to a politically preferred interpretation. Li observes that there is a simultaneous tearing down of the old London image and less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 Li's view, "the Chinese crit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London as a racist is no different from interpreting him as a socialist, an individualist, or a strong-man, all being deconstruc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his previous ideological images" (2005: 138). If the altered terms of critical discussion of Jack London represent only a fresh stage in his reception in China, this is a stage where readings of London's tex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 superimpose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at turns a blind eye to obvious problems.

Translation and Non-Translation

Two types of structural censorship (Bourdieu 1993: 138-139) operate in London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The first lies in a collective preference not to inform readers of the author's well-known antagonisms to Chinese

and toward people of color in general. When dealing with London translators have chosen overwhelmingly to translate texts, not cultural or biographical contexts. A second and paradoxical form of structural censorship appears in massively redundant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London. This redundant translation – four editions of *The Call of the Wild* in 2009 and another four in 2007, for instance – limits London to selected texts configured to estimated market demand. Non-translation of London defines author knowledge as much as does translation.

For London, Chinese ‘inscrutability’ meant the impossibility of tru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lation might be attempted but in the end untranslatability prevailed. No human language or culture is untranslatable to another language. Difficulties with specific concepts or expressions do not constitute untranslatability. Yet what Jack London wrote in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is a parable about rejection and murder of the untranslatable. If Chinese *banzai* appeared to mask a mystery impenetrable to Western eyes, then this story provides implicit authorization to entertain genocide as a reading solution. The story marks London’s unchecked inner anger at his linguistic frustration combined with belief in Euro-American superiority. That same frustration at his inability to penetrate a culture undercuts self-understand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superior race and generates imaginative retribution.

China did not turn its back on Lond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he deemed Chinese culture inferior and to be rejected. As we have mapped here, literary translators in China have maintained and continue to pursue an intense interest in London. Despite the bile flowing from a story such as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 few have writte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dealing with London’s manifest racism even though critics and translators are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topic. While his critical reputation in China has plunged drastically, the number of new London translations continues to rise and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remain silent on racism in London’s work.

One explanation for this difference may lie in the commercial goals of translation publishing. Part of the work of a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lies in persuading readers to purchase and read a book. If a translation preface were to level heavy criticism against a writer for anti-Chinese sentiments it might dissuade many Chinese readers from purchasing that book. Critical essay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elsewhere function under no such inhibitions and have greater latitude of expression.

Literary translators and literary critics constitute heavily overlapping communities where roles frequently rever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in subject knowledge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critics. There is rough interchangeability and a shared knowledge about literature and its authors. Since the difference does not appear to lie in unequal knowledge about London, then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s and subject criticism must lie in genre demands and constraints. I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roductions to translation editions of Jack London, their authors clearly prefer to restrain their biographical descriptions and textual analyses. Because introductions or afterwords usually are limited in length due to publishing economics, the limitation likely provides further incentive against broaching a disagreeable issue whose open discussion may discourage book sales.

Illuminating this genre effect identifies a quiet collective self-censorship that prevails without known publishing directives. In the interests of book sales and a better return on their labor, it appears translator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refrain from treating a subject that might alienate readers. Possible further reasons for this absence of discussion include respect for an honored canonical author, reluctance to discuss human flaws, politeness toward the source-text culture, or belief that London's white supremacism is irrelevant to the translated fiction at hand. There is a form of pragmatism that derives contemporary tolerance from letting historical accounts go unsettled. For whatever reasons it exists, such discursive inhibition censors

and denies Chinese readers basic interpretive information.

Such information refusal underlines how a translation edition may not have an interest in full explication of a writer's more unpalatable aspects. Content translation does not equal cultural translation. With over 100 editions of London published in the last eighty years, China has had an indisputably robust engagement with London's canonical texts. Yet the cultural re-translation of London has taken place only over the last twenty-some years in criticism and has barely happened within the covers of translation editions.

Here we encounter a second form of structural censorship. Market considerations now dominate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as overt state subsidies have largely disappeared. Sales potential and market risk provide benchmarks for publishing decisions, so publishers prefer "classics" from canonical world literatur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end to focus on canonical authors and are selective about the specific texts translated.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t is unusual to find a translation of a non-canonical author or of a lesser-read text by a canonical author.

This situation gives rise to extreme translation redundancy. *The Call of the Wild* is available in 24 translation editions; *Martin Eden* in 21 editions; *Love of Life*, 13 editions; *The Sea-Wolf*, 11 editions; and *White Fang*, 9 editions. *John Barleycorn* and *The Star Rover* are in single-translation editions, and other works remain unavailable. Redundancy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From 1943-1981, nearly four decades, there were four translations of *Martin Eden*. During the fifteen years from 1996-2011, 17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novel have been published. In Inner Mongolia in 2001 alone, four separate publishing houses released four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Martin Eden*. Intensification of redundant translation is a feature of market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nd a similar pattern can be noticed with other works of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such as *The Scarlet Letter* and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Extreme translation redundancy is market-based censorship that

obscures both the breadth of one author's work and non-canonical literature. While the number of London translations has increased, the increase represents concentration on a few titles. London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such as Hawthorne and Twain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one or two dominant work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ranslation labor diverts from other possibilitie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ingle-text redundant translation and neglect of minor-canon or non-canonical authors is to produce a highly skewed translation set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ogether with neglect of other writing. This narrow translation selection conceals rather than reveals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If a London short story such as "The Chinago" (London 1911: 155-185), notable for its anti-Chinese stereotyping, remains unavailable in translation, then readers have no opportunity to know more fully and problematize London as a writer. A translation of *The Voyage of the Snark*, to add an example, would inform Chinese readers quite emphatically of London's white supremacy.

Transla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two cultures is a simplistic conceit.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Jack London into Chinese illustrates how literary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an obscure and conceal even as it opens pathways between cultures.

Notes

- [1] The co-authors wish to thank the encouragement of Prof. Cheng Xilin, as well as the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afforded by Project Yao [<http://yao.eserver.org>] sponsored b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and Iowa State University. We acknowledge with thanks the research work of Yu Wang and comments from an anonymous reviewer.
- [2] The survey covered only translation editions, not the many translations of London stories that appeared in the popular press and literary journals since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 [3] This appears in Wu Lao and Jin Lu's translation of *The Iron Heel* without further specifics (London 1953: 359).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locate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1929 translation.
- [4] Data on published translation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do not support Liu and Gu's view. During the 1950s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activity rose significantly (Lockard 2009).
- [5] This portion of the survey employed a separate, nine-point bibliographic and content analysis instrument.

References

- Bender, D. (2009). *American Abyss: Savager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Age of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erkove, L. (1992). "A Parallax Connection in London's 'An Unparalleled Invasion'".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24.2: 33-39.
- Bourdieu, P. (1993).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G. Raymond and M. Anderson. Ed. J. Thomp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ng, H.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Franklin, H. B. (2008). *War Stars: The Superweapon and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Guo, Y. (1999). "American Orientalism: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in Bret Harte, Mark Twain, and Jack London". Ph.D. diss., Nanjing University, PRC.
- Kim, E. (1982).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abor, E., R. C. Leitz III, and I. M. Shepard, eds. (1993).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Jack London, vol. 2*.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8). *The Letters of Jack London, vol. 1: 1896-1905 and vol. 2: 1906-1912*.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H. (2004). "The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Jack London's Image in

- China".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3: 75-77.
- _____. (2005). "A Study of the Images of Jack London in China". Ph.D. diss., Nanjing University, PRC.
- Li, P. (2009). "Orientalism in America – 'China' Discourse in the Works of Three American Writers".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4.12: 101-102.
- Lockard, J. (2000). "The Universal Hiawatha".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24.1: 110-125.
- _____. (2007). "Reading *The Turner Diaries*: Jewish Blackness, Judaized Blacks, and Head-Body Race Paradigms". In *Complicating Constructions: Race, Ethnicity and Hybridity in American Texts*. Eds. D. Goldstein-Shirley and A. Thacker.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21-139.
- _____. (2009). "Publication Trends fo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olonial to Early 20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1914-2008". Project Yao, unpublished paper. Retrieved June 30, 2013 at <http://blogs.eserver.org/yao/files/2011/09/Publication-Trends-for-Chinese-Translations.pdf>
- Lockard, J. and D. Qin (forthcoming). "Translation Ideologi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press.
- London, J. (1910). *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acmillan.
- _____. (1911). *When God Laughs: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Macmillan.
- _____. (1912). *The House of Pride, and Other Tales of Hawaii*. New York: Macmillan.
- _____. (1935).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M. Zhang. Shanghai: Zonghua Book Co.
- _____. (1943). *Martin Eden*. Trans. X. Zhou. Guil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1953a). *The Call of the Wild*. Trans. D. Li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ervice Agency.
- _____. (1953b). *The Iron Heel*. Trans. L. Wu and J. Lu. Shanghai: Pingming Press.
- _____. (1953c). *An Odyssey of the North*. Trans. F. Chen. Shanghai: Shangza Press.
- _____. (1957). *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Trans. T. Xu. Shanghai: Xin Wenyi.
- _____. (1978). *Martin Eden*. Trans. S. P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_____. (1981a). *Martin Eden*. Trans. L. 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House.

- _____. (1981b).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Jack London*. Trans. Z. Wan and N. Y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1982). *Love of Life, and the White Silence*. Trans. L. Chufeng. Beijing: Xinhua Press.
- _____. (1988). *The Assassination Bureau, Ltd.* Trans. Y. Li and Q. Zhang. Jinan, Shandong: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 _____. (1994). *To Build a Fire, the White Silence,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J. Jiang.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 _____. (1999). *The Sea-Wolf*. Trans. Z. Qiu. Shijiazhuang, Hebei: Hebei Education Press.
- _____. (1995). *A Piece of Steak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F. Yu and H. Wen. Beijing: Huawen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1996a). *Love of Life, a Piece of Steak, and the Call of the Wild*. Trans. W. Lu. Nanchang, Jiangxi: Be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1996b). *Martin Eden*. Trans. X. Zhang and Q. Xu.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 _____. (1997). *Love of Life*. Trans. C. Hu. Beijing: PL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1). *Martin Eden*. Trans. X. Huang.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ldren's and Culture Press.
- _____. (2002). *Martin Eden*. Trans. W. Fang. Xian: Shaanxi Press.
- _____. (2003a).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R. Li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3b). *The Iron Heel*. Trans. L. Wu and L. J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3c). *Martin Eden*. Trans. L. 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4a). *Martin Eden*. Trans. W. Yin and Y. H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_____. (2004b). *To the Man on the Trail; the White Silence; and Love of Life*. Trans. Z. Wan.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_____. (2006). *Martin Eden*. Trans. X. Zhou.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_____. (2007). *The Sea-Wolf*. Wub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_____. (2010). *To the Man on the Trail; Love of Life;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Y. Liu and X. Gu.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Lye, C. (2004).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cDonald, A. [William Pierce] (1996). *The Turner Diaries*. New York: Barricade Books.
- Mao, J. (2002). "Pride and Prejudice: Jack London's Brutal Horizon". In *A Rainbow over the Pacific – American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Yinchuan, Ningxia: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61-71.
- Qi, Y. (1981). *Jack London and His Novel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 Reesman, J. (2009). *Jack London's Racial Lives: A Critical Biography*.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Scott, D. (2008).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40-1949: Power, Presence, and Perceptions in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harp, P. (2007). *Savage Perils: Racial Frontiers and Nuclear Apocalypse in American Cultur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Swift, J. (2002). "Jack London's 'An Unparalleled Invasion': Germ Warfare, Eugenics, and Cultural Hygiene".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35.1: 59-71.
- Wan, Z. (2009). "Clashes and Communications: Compa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ritings of Jack London and Congwenshen". *Kaoshi Weekly* 22: 26-28.
- Wang, L. and J. Zhu (2010). "China is Not All Demonized: On Jack London's View of China from Chun Ah Chun". *Journal of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5: 114-117.
- Wang, Z. and Q. Li (2010).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uhan, Hubei: Huazhong

Jack London, Anti-Chinese Racism and Structural Censorship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Yu, J. (2009). *Jack London: A Stud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Zeng, L. (2008). "China in the Writings of Jack London". *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24.1: 56-59.

Zhang, R. (1996). *American Literature: Background and Major Writers*. Lanzhou, Gansu: Gansu Education Press.

Zhu, D. (1999). *The Early Years of Jack London*. Taiyuan, Shanxi: Shanxi Publishing House.

Zhu, G. (2002).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A New Edition,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Zuo, J. (2006).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Qingdao, Shandong: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About the Author

Joe Lockar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Arizona, United States. Qin D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Suh Joseph Ch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mbivalent linguistic situation whereby today the vast majority of African creative writers still write in European languages and not in their mother tongues. The writings reveal the dilemma of reproducing equivalent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a European language while still retaining the rhythm and structur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herent in the African unwritten original language. It thus appears vital for the translator of this category of literature to first of all carry out 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of the African auth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his native language into the European language i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n be guided by them when translating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As pointed out by Ade Ojo (1986:296), under the coloni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Africa, every educated indigene was restricted to the learning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olonizing master and the classics (Latin and Greek). As a result, no educated African, trained especially in his native country, could be proficient in two languages of colonization. The effect of this on the African literary scene was that translators were virtually non-existent before the advent of independence as from the fifties. This situation therefore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explains why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for example, no translations of African literary works existed before the fifties which could have served as models for African creative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whose creative and translation activities really began to flourish only as from the sixties.

Coupled with this situation was the fact that the indigenous African languages were not codified or reduced to writing (as even today, most of them have still not been reduced to writing). As a result, it was impossible for African writers to write in their mother tongues. There thus arose the need for the writers to write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colonizers, a situation which gave rise to African literature written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deed, today, this form of African literature expressed in European languages can be considered to occupy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world literary landscape and the African writers who are at the origin of this literature can be considered to constitute a special kind of bilingual creators. This situation gave rise to certain consequences, the first being that because historically these writers found themselves placed in such a linguistic situation, they tended to consider the colonial languages as mere tools or means to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and they started striving in their writings to destroy the stereotypical images of Africa and to project their own African world view.

As pointed out by Adejunmobi (1998:168), there developed a move to reflect or portray Africanness in their writings, undoubtedl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compensate for certain consequences of the colonial encounte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indigenous African languages in significant spheres of life in many parts of contemporary Africa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move, and modification of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ir writings as a response to this state of affairs has, today, become an established tradition in African writing. The writings thus reveal a conscious attempt at literary d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writing and it can be said that by choosing to Africanize, that is, to translate their languages and models into the European languages by appropriating the latter, the African writers

question the historically established authority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s and establish their languages as equally viable means of producing literary discourse. In this context there emerged a distinct attitude of the African writer vis-à-vis the European language. Based on the declarations of some African writers, Chevrier (1979:49) was able to observe that:

L'attitude de l'écrivain vis-à-vis d'une langue non maternelle repose, semble-t-il, sur une certaine ambivalence, mélange d'amour et de haine, de saisie et de rejet, qui rend assez bien compte du sentiment du corps à corps avec le langage que provoque parfois la lecture des écrivains francophones.

[It seems the attitude of the writer towards a language that is not his mother tongue rests on a certain ambivalence: a mixture of love and hatred,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which clearly accounts for the feeling of struggle with the language that is sometimes caused by reading the works of Francophone writers.] (my translation).

Another consequence of the colonial and ambivalent linguistic situation of the African creative writer writing in a European language (mainly English and French) is that he soon realized that he was confronted with a dilemma: how to reproduce equivalent cultural experiences in a European language and still retain the rhythm and structur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herent in the African unwritten original language. Obiechina (1973:12) has spelled out this dilemma as follows:

The West African writer has to transfer his structure of thought, feeling and expression from a West African language into English, has to recast his material in a fundamental way if his West African experience is to remain West Africa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sure that the English in which it is expressed remains intelligible to us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ll over the world.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is situation is therefore very evident i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cf. Beti 1954, Oyono 1956; Philombe 1971; Mendo Ze 1987; Laye 1953; Achebe 1958; Boni 1962; Soyinka 1963; Okara 1964; Kourouma 1970; etc.). In this regard, according to literary critics (cf. Koné 1992:80), Boni is, among the West African Francophone novelists,

celui qui témoigne le mieux de la difficulté mais aussi de la volonté d'utiliser une langue qui tente d'exprimer de façon satisfaisante l'imaginaire de son ethnie qu'il entendait valoriser

[the one who testifies best to the difficulty but also the will to use a language that attempts to express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the imagination of his ethnic group that he wishes to project.] (my translation).

Boni's objective as clearly outlined in the Foreword to his novel is to describe African culture, more specifically, his native Bwamu culture. And since he wanted to address a specifically European audience that had sought to deny Africa's history and culture, he felt obliged to write in French. However, realizing that the French language was inadequate to convey his Bwamu imagination, he was obliged to use purely African expressions from his native Bwamu language. Concerning Boni's use of his native Bwamu language, Gassama (1978:223) observes that:

Il n'y a pas une seule page de *Crépuscule des temps anciens* où l'on ne rencontre une expression ou un mot africain ou une tournure de langue maternelle judicieusement ou maladroitement transposée en français.

[There is not a single page in *Crépuscule des temps anciens* where one does not come across an African word or expression or a turn of phrase from the mother tongue judiciously or clumsily transposed into French.] (my translation).

Gyasi (1999:77), too, in an analysis of Boni's novel, has cited some concrete examples which illustrate how this writer has tried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y of rendering exactly his African ideas,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French by using, for instance, French words whose meanings depend on the significations that these words have in his native Bwamu language. For example, after breaking an amphora as a testimony of his love for Terhé, Hakani,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reassured herself by saying that her mother would not scold her: "La vieille n'avait-elle pas fait son soleil?" [Hasn't the old woman passed her sun?](my translation) (Boni 1962:67). The word "soleil" in this sentence obviously does not have the same signified in French and in the Bwamu language. Still on the same page of the novel, the narrator recounts as follows: "Un devin, un jour, remit au jeune homme un oeuf. Il lui spécifia que cet oeuf contenait sa 'silhouette' c'est-à-dire son double, plus exactement **Mako**, son âme » [One day, a seer gave the young man an egg. He made it clear to him that the egg contained his "shadow", that is, his double, more exactly **Mako**, his soul.](my translation). As it is evident from this example, when Boni realized that the French synonyms were not enough to convey his native Bwamu concept, he felt compelled to use the exact word **Mako** in his mother tongue.

Boni's effort at imprinting the French language with the mark of his native language, like many African writers of his generation, is a conscious attempt at sustaining an authentic African discourse albeit in a foreign language. He, like the other African writers of his generation, made a conscious attempt at literary d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writing and saw a major role for literature as the expression of African cultural authenticity.

These writers thus use the words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s as they lik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own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thereby altering the European languages to suit their new African environment. The result of this is that they have so localized the use of their acquired European languages by passing them through the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matrix of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me of them have even pushed the phenomenon so far that much of their work could be lost to the uninitiated non-African reader or translator. For instance, Kourouma's *Les soleils des indépendances* (1970) could prove "knotty" to the non-Ivorian/African translator. Similarly, Soyinka's interlarding of most of his works with Yoruba words and expressions, as Oyono Mbia equally interlards his works with Bulu words and expressions, will definitely create enormous headaches for the non-Yoruba or non-Bulu-speaking translator respectively. Okara's *The Voice* (1964) too could be really difficult to transfer into a different European language by a non-Ijaw/African translator. Consider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uffling feet turned Okolo's head to the door. He saw three men standing silent, opening not their mouths. "Who are you people be?" Okolo asked. The people opened not their mouths. "If you are coming-in people be, then come in." (Okara 1964:20)

As it is very evident from the above passage, Okara has endeavoured to let his native Ijaw tongue speak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en Okara makes his characters speak or think, he pushes them to literally translate their language.

In effect, what is common to the writers mentioned above (i.e. Oyono Mbia, Ferdinand Oyono, Philombe, Mendo Ze, Beti, Soyinka, Achebe, Kourouma, Laye, Boni and Okara) as well as all the others of their generation, in varying degrees, is a form of translation that takes place from the African language into the European language given that it is the African languages that give form and meaning to modern African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is regard, the critic N'Gal (1989:118-119) asserts that:

S'il faut chercher une spécificité, disons une particularité de l'écrivain africain, c'est que son écriture est travaillée, fécondée par sa langue maternelle d'abord

et par les langues africaines. Les romans ... ne peuvent être compris avec profit que si l'on connaît le contexte linguistique de ces romans. Certains passages, les noms des personnages ... sont une traduction.

[If one has to look for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r feature of the African writer, it is because his writing is shaped or enriched first of all by his mother tongue and then by other African languages. The novels ... can only be really understood if one knows the linguistic context of these words. Certain passages and the names of some characters ... have been translated.] (my translation).

African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could thus, in effect, be qualified or described as creative translators and their works as creative compositional translations. This point seems to be corroborated by Briere's (1988:34) observation with respect to Laye's *L'Enfant Noir* (1953) that this author's work is not simply an African novel in French but the author's attempt to translate into French the essence of his life as a Malinké as well as the Malinké society and culture. Some African writers too have explicitly described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their writing as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the Nigerian writer Gabriel Okara (1963:15) states:

As a writer who believes in the utilisation of African ideas, African philosophy and African folklore and imagery 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 I am of the opinion the only way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is to translate them almost literally from the African language native to the writer into whatever European language he is using as his medium of expression. I have endeavoured in my works to keep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vernacular expressions. For, from a word, a group of words, a sentence and even a name in any African language, one can glean the social norms, attitudes and values of a people.

In the same vein, the Ivorian writer Ahmadou Kourouma declares as follows: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J'ai pensé en malinké et écrit en français en prenant une liberté que j'estime naturelle avec la langue classique ... J'ai donc traduit le malinké en français en cassant le français pour trouver et restituer le rythme africain. (In Koné 1992:83)

[I think in Malinké and write in French, taking what I consider to be natural liberties with the classical tongue. I have thus translated Malinké into French by breaking up the French language so as to recreate an African rhythm.] (my translation).

Similarly, other African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even very consciously want the reader to know that they are first and foremost translators by adopting a technique that reveals their original identity as translators. For instance, in Ferdinand Oyono's *Une Vie de Boy* (1956:14), one reads as follow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with respect to the main character Toundi's diary:

Il [le journal de Toundi] était écrit en ewondo, l'une des langues les plus parlées au Cameroun. Je me suis efforcé d'en rendre la richesse sans trahir le récit dans la traduction que j'en fis et qu'on va lire.

[It (Toundi's diary) was written in Ewondo,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poken languages of Cameroon. I have endeavoured in my translation of it, which we are about to read, to convey its richness without betraying the story.] (my translation).

Even where the writers themselves have not expressly described their writing by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ir works still reveals convincing evidence of this activity in their creative texts. For instance, analyses reveal abundant instances of translation from African to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such as Chinua Achebe, Wole Soyinka, Camara Laye, Gabriel Okara, Ahmadou

Kourouma, and Amos Tutuola (cf. Ade Ojo 1986:294-295; Olubunmi Smith 1993:219-221; Adejunmobi 1998:164-169; Gyasi 1999:78-85). It can even be asserted without any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at such translation activity is unavoidable and, indeed,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although by his educational exposure and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the African writer has acquired a metropolitan literary inheritance and in most cases has mastered the European language of his literary composition, his head and ears have remained tuned to the rhythm and expressions of his indigenous language which he transliterates into the European language. This means therefore that the literary work of the African writer writing in a European language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y the publisher on behalf of the writer is a combined version of other literary by-products resulting from an indigenous speech pattern, thinking pattern and world view, all of which are transliterated into the European language. However, this translated version still retains vernacular expressions, local names of objects, places and human beings which are untranslatable but which succeed in informing every reader of the text of the peculiarity of the society which has given birth to the literary object (cf. works of writers cited above). Furthermore, the contextual translation or explanation of local terms, customs and concepts is also done as is evident in the works of Oyono Mbia, René Philombe, Ferdinand Oyono, Gervais Mendo Ze and Mongo Beti cited above. Finally, in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it is also observed that while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resorts to footnotes when and where necessary, some others such as Oyono Mbia (1964), Philombe (1971) and Were Were Liking (1979) equally incorporate glossaries and appendixes into their works by way of explaining culture-bound elements. The Africanness of their works is, apart from the themes and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created by images, figures of speech and other rhetorical devices drawn from the African orature and environment which they thus map on to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lation

the European languages through all the abo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ith regard, for example, to the default preserv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by Oyono Mbia, self-translating author, in his works, it can be asserted without risk of contradiction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is plays reflect what has been (and still is to a large extent) the rule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written in European languages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n Africa.

Not only does the recourse to the above strategies by this category of African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clearly reveal their desire and determination to faithfully portray in their works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but such strategies equally reveal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f fidelity to the transfer of the African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poses a problem for African creative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it can be asserted that the non-African translator is faced with an even more difficult task. Not only is he to be faced with the African version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 that he is to translate from, but he has to do a very thorough study of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against which the source text is written and where the target text will be read, that is, African (cf. Ade 1986). These major difficulties have been encountered by some non-African translators of African literary works (cf. Olubunmi Smith 1993:219-224; Suh 1995:170-181). Such was also the case, although not admitt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Guinean writer Camara Laye's *L'Enfant Noir* (1953) by James Kirkup and Ernest Jones,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ameroonian writer Ferdinand Oyono's *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1956).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L'Enfant Noir* entitled *The Dark Child* (1954) was made for a North American audience by James Kirkup and Ernest Jones while the second, which was more accurately titled *The African Child* (1955) and destined for a British audience, was by James Kirkup alone. It is evident from this second title that James Kirkup realised a year later following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version

that they had failed to capture certain vital information in that version about the African culture by focussing mainly on the colour of the main character rather than on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f which he is a product. This notwithstanding, the second version still revealed inaccurac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linké culture. The misreadings of the Malinké culture and the resulting mistranslation of thes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L'Enfant Noir* annotated in an essay by Briere (1988:33-39) irrefutably reveal the inadequacy of the translators' sheer technical linguistic fluency in transferring into English those Guinean realitie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French. Briere (1988:39) noted that the numerou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the French original "cannot be blamed on the shortcomings inherent in translation since the translational errors were due to several causes, among them errors pure and simple, misreadings of Malinké culture ... lack of equivalents in English, and infelicitous lexical choices". Similarly, in a study of John Ree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erdinand Oyono's *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Suh (1995:170-181) has annotated major shortcomings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resulting mainly from the translator's misreading of the author's native Bulu culture, his failur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author himself in his original creative compositional translation to map his native Bulu culture-specific realities onto French, and finally his adoption of what could be referred to as a purely Eurocentric approach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African literary text. It thus seems important for the translator of postcolonial African literature to constantly bear in mind that African writers writing in European languages systematically adapt European languages to African reality. In effect, it is evident from the authors' translational creative writing strategies that if the translator wants to capture the African culture as well as express the African imagination portrayed in this categ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he cannot put aside the African language in favour of an academic European language.

References

- Achebe, C. (1958). *Things Fall Apart*. London: Heinemann.
- Ade, Ojo S. (1986).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of African Written Literature in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Relationship". *Meta* 31.3: 291-299.
- Adejunmobi, M. (1998). "Translation and Postcolonial Identity: African Writing and European Languages". *The Translator* 4.4: 163-181.
- Bandia, P. (1993). "Translation as Culture Transfer: Evidence from African Creative Writing". *TTR* 6.2: 55-76.
- Beti, M. (1954). *Ville cruelle*. Paris: Editions ABC.
- Boni, N. (1962). *Crépuscule des temps anciens*.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 Briere, E. (1988). "In Search of Cultural Equivalences: Translations of Camara Laye's *L'Enfant Noir*". *Translation Review* 27: 34-39.
- Chevrier, J. (1979). «L'écrivain africain devant la langue française». *L'Afriqu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50: 41-60.
- Edebiri, U. (1993). "Guillaume Oyono Mbia: A Bilingual Playwright". *Meta* 38.3: 577-583.
- Gassama, M. (1978). *Kuma, interrogation sur la littérature nèg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oésie-roman)*. Dakar: NEA.
- Gyasi Kwaku, A. (1999). "Writing as Translatio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hallenge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0.2: 75-87.
- Katan, D. (1999).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Koné, A. (1992). «Le romancier africain devant la langue d'écriture». *Francophonie* 22: 75-86.
- Kourouma, A. (1970). *Les soleils des indépendanc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Laye, C. (1953). *L'Enfant noir*. Paris: Plon.
- ____ (1955). *The African Child*. Trans. J. Kirkup. London: Collins Press.
- ____ (1954). *The Dark Child*. Trans. J. Kirkup & E. Jones. Toronto: Noonday Press.
- Lee, N. (1981). *Conversations with African Writers*. Washington D.C.: V.O.A. Publication, 236-237.

- Le Grand, R. (1972). *Trois Prétendants... Un Mari*. Edition scolaire avec notes et commentaires en Anglais. Londres: Harraps.
- Liking, W. (1979). *La Puissance de UM*. Abidjan: CEDA.
- Makon, P. (1988). «Le théâtre camerounais et son public: Quelles relations créatrices». *Théâtre Camerounais*. Yaounde: BET & Co. Ltd., 262-268.
- Mateso, L. (1986). *La Littérature Africaine et sa critique*. Paris: ACCT/Kartala.
- Mbassi, B. (1988). «l'écriture dramatique Camerounaise: une écriture à la croisée des Chemins». *Théâtre Camerounais*. Yaounde: BET & Co. Ltd., 102-122.
- Mbom, C. (1988). «Le théâtre camerounais et les reflets d'une société en pleine Mutation». *Théâtre Camerounais*. Yaounde : BET & Co. Ltd., 181-201.
- Mbunwe-Samba, P. (1972). "Guillaume Oyono Mbia, Cameroon Satirical Dramatist?". Unpublished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 Yaounde: University of Yaounde.
- Mendo Ze, G. (1987). *Boule de Chagrin*. Paris: Editions ABC.
- Muswaswa, M. (1990). «L'œuvre dramatique de Guillaume Oyono Mbia». *Littérature Camerounaise. Notre Librairie* 99: 200-206.
- N'Gal, G. (1989). "Interview with P. Herzberger-Fofana". *Ecrivains africains et Identités culturelles: entretiens*. Tübingen: Stauffenburg, 115-124.
- Obiechina, E. (1973). "Problem of Language in African Writing: The Example of the Novel". *The Conch* 1 & 2: 11-28.
- Okara, G. (1963). "African Speech ... English Words". *Transition* 10: 15-16.
- ____ (1964). *The Voice*. London: André Deutsch.
- Olunmi Smith, P.J. (1993).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Consciousness: The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 D.O. Fagunwa's Igbo Iodumare from Yoruba into English". *Meta* 38.2: 218-225.
- Oyono, F. (1956). *Une Vie de Boy*. Paris: Julliard.
- ____ (1956). *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Paris: Julliard.
- ____ (1966). *House Boy*. Trans. John Reed. London: Heinemann.
- ____ (1967). *The Old Man and the Medal*. Trans. John Reed. London: Heinemann
- Oyono Mbia, G. (1968). "Switch on and Collect, Interview with Robert Waterhouse".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February 1968).

- ____ (1986). Trilingual Playwright. In *New Press Agency* 62. Paris.
- ____ (1985). Interview with African Literature Specialization Student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and Social Sciences. Yaounde: University of Yaounde.
- ____ (1964). *Trois Prétendants...Un Mari*. Yaoundé: Editions Clé.
- ____ (1968). *Three Suitors: One Husband*.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 ____ (1967). *Jusqu'à Nouvel Avis*. Yaoundé: Editions Clé.
- ____ (1968). *Until Further Notice*.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 ____ (1979). *Le Train Spécial de Son Excellence*. Yaounde: Editions Clé.
- ____ (1979). *His Excellency's Special Train*. Yaounde: Editions Clé.
- Philombe, R. (1971). *Histoires queue-de-chat*. Yaounde : Editions Clé.
- Soyinka, W. (1963). *The Lion and the Jew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 (1977). *Le Lion et la Perle*. Trans. P. Laburthe-Tolra & J. Chato. Yaounde: Editions Clé.
- Suh, J.C. (1995). "A Study of John Reed's Translation of Ferdinand Oyono's *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Epsa Moto* 1.2: 170–181.

About the Author

Dr Suh Joseph C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erminology and Comparative Stylistics at the Advanced School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STI), University of Buea. He holds a DLitt et Phil in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UNISA), an M.A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and a DE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ESI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 Franc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edagogy,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from/into African Languages and Comparative Stylistics. He is currently a teache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ASTI.

Email: josephchesuh@gmail.com

Tel: + 237 77352500

中國大陸與台灣 文學對外譯介模式對比研究

江帆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odes of Foreig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by Jiang Fan)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ince 1949. By referring to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ficial documents, re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and analyzing their interconnections,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motivations, focuse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important translation programs and explores the quintessential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modes of translation, i.e., political concerns in Mainland China, aware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aiwan, and the nature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at launch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accentuate the strenuous efforts of related institutions and translators in both places and evaluate their contributions within an overall framework. Such a reconsideration leads to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possibilities for their future cooperation.

引言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和台灣分割為兩個特殊的政治實體。兩岸秉承共同的文化血緣，但由於意識形態的徹底對立、作家和讀者群體的巨大差異，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的浸潤，大陸和台灣分別發展出截

然不同的文學創作與評價體系。長期以來，兩岸都竭盡全力在最大限度上贏得國際支持，所以對外宣傳成為迫切的任務。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文學對外譯介成為兩岸對外宣傳活動的重要部分。這些文學譯介活動較少純粹意義上的商業出版行為，大部分屬於官方對外譯介機構所實施的文學輸出計畫，少部分由民間組織或基金機構贊助進行。

我們發現，六十餘年來，在兩岸文學對外譯介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性質和功能類似的機構、期刊、選集和叢書。例如，中國大陸的外文出版社（後升格為中國外文局）和台灣的“國立編譯館”分別是兩岸最為重要的官方文學輸出機構，2012年台灣更成立了“台灣文學外譯中心”。重要的文學期刊，大陸有下屬於外文局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台灣則有《“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重要的文學外譯叢書，大陸有楊憲益主持的“熊貓叢書”，台灣則有齊邦媛等主持的“台灣現代小說英語系列叢書”。

一般來說，“輸出性”的文學譯介活動往往是為達到以下目的：確立文化身份，擴大國際影響，輸出意識形態，樹立民族形象。中國大陸和台灣在文學對外譯介活動中出現的諸多類似之處，正是基於上述共同的動機和目的。但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兩岸文學對外譯介的動機儘管類似，側重點卻不盡相同，因此，在表面類似的譯介模式背後，其實蘊藏著許多值得探究的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恰恰體現了兩岸在意識形態、文化心理、身份定位等方面的差別對於文學輸出模式的影響。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對中國大陸與台灣文學對外譯介模式進行剖析和比較，以期回答以下問題：兩岸文學輸出活動的關注點各自落在何處？對外譯介機構的運作模式有何異同？譯介選題各自依據怎樣的標準？編譯程序具有怎樣的特點？出版及銷售模式存在哪些

區別？等等。厘清上述問題，一方面有助於梳理和彰顯六十年來兩岸機構和個人在文學外譯進程中的貢獻，另一方面，我們將兩岸文學輸出活動納入中國文學外譯這一共同框架之下進行比較，觀察異同、檢點得失，有助於探索兩岸文學輸出活動相互借鑒與合作的前景，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更為開闊的思路。

二、兩岸文學對外譯介機構比較： 歷史沿革、行政歸屬與機構性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外文局和“國立編譯館”兩者性質相似，均為負責文學對外譯介行為的政府機構，文學輸出的目的都是為了擴大本土文學作品的國際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業務範圍都不僅僅是文學對外譯介，各自的工作重心並不相同，也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政府部門。除此之外，台灣還有一個獨立於政府部門的民間機構——“中華民國筆會”，四十年來英譯大量台灣當代文學作品，貢獻極為卓著。對於上述譯介機構，我們首先追溯其歷史沿革、行政歸屬和機構性質，並以此為基礎，對兩岸實施文學對外譯介活動的動機、關注點和具體操作方法進行比較。

A. 國際新聞局——外文出版社——中國外文局：新中國的文學輸出行為一直是國家對外宣傳活動的分支，對外文學譯介機構也一直隸屬於政府的對外宣傳部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成立，根據《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它的中心任務是對外宣傳”（戴延年、陳日濃，1999:1）。主要業務是編寫外文新聞稿、出版政治宣傳書籍以及籌辦出版《人民中國》等外宣雜誌，業務範圍並不包括文學譯介。1952年7月1日，經政務院批准，

國際新聞局正式改組為外文出版社。改組後的外文出版社被定義為“編譯出版我國對外宣傳之外文書籍的統一的事業機構”（戴延年、陳日濃，1999: 23），原來與國際新聞相關的工作劃歸新華社和外交部，而文學作品的輸出開始成為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內容。由政務院文教委主任郭沫若署名提交的改組報告指出：

外文出版社的具體業務範圍規定如下：

- 一、選擇國內已出版的文章、書籍中適宜於對外宣傳之用者，按照原文，或於取得原作者的同意加以必要的改寫後，譯成外國文字刊行；
- 二、編寫和組織專為外國讀者閱讀的文章、圖書、畫冊；
- 三、出版外文書刊（英、俄文版《人民中國》，世界語《人民中國報導》，英文版《中國文學》季刊及各種文字的圖書、小冊子），以銷售（為主）和贈送（為次）方式推行到國外去；
- 四、以編譯的稿件按照一定合同或其他辦法，供給外國進步出版社或報刊印行；
- 五、協助《人民畫報》英、俄文版的翻譯工作。（郭沫若，1999: 46）

上述第一、二、三、四項，都與文學作品的對外譯介有關。尤為重要的是，本來由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編譯出版的《中國文學》雜誌，也在這次改組中劃歸外文出版社。這次改組，使得文學外譯成為外文出版社的一項重要工作——緊接著的1953年，外文出版社工作計畫立刻明確提出，“出版10種以上文藝作品的譯本（包括三部獲史達林文藝獎金的作品在內）”（外文出版社，1999a: 73）。到1954年底出版的譯本包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白毛女》、《李家莊的變遷》、《屈原》、《離騷》、《阿Q正傳》和《魯迅短篇小說集》（外文出版社，1999b: 110），可說是計畫明確，起步迅速。六十年來，外文社一直堅持規模化的文學輸出工作，尤其在1970年代以前，是兩岸唯一進行中國文學外譯的機構，成果豐碩、居功至偉。

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正式升格為“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簡稱中國外文局），直屬國務院，原外文出版社下屬的五個雜誌編輯部均改為獨立的雜誌社（其中包括《中國文學》），下屬的圖書編輯部改為外文圖書出版社，全部接受外文局直接領導。中國外文局全面負責對外宣傳工作，成為國內主要文學對外譯介機構的直屬領導部門。

從外文局的歷史沿革看來，其最早的前身國際新聞局是新中國最早的對外政治宣傳機構，業務範圍只包括新聞和政治文件翻譯，不包括文學翻譯。1952年改組為外文出版社後，業務內容不再包括新聞翻譯，而加入文學譯介。儘管業務內容有所變化，但無論是外文出版社，還是後來的中國外文局，都延續了“對外宣傳”的機構性質，確切說來，是承擔了除新聞之外的所有對外文字宣傳工作，最終目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通過進步書刊，對外宣傳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革命經驗”，同時，“宣傳我黨對重大國際問題的觀點”（中國外文局，1999a: 351）。機構性質決定了工作重點，《中國文學》雜誌社和 外文圖書出版社等下屬機構所進行的文學譯介活動，最終都是為了配合外文局的整體工作性質。因此，文學譯介活動的基本方針、選材標準、編輯出版模式甚至具體翻譯方法都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的較大牽制，作品文學性不可避免會遭到削弱。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由於文學外譯機構隸屬於外宣機構，而後者為各類文字材料的對外譯介工作提供了共同的平台，積累了較為成熟的制度與經驗，這無疑有利於翻譯人才的集中培養、調配，便於組織和進行規模化、系統化、高品質的文學對外譯介行為。上述特點在外文出版社及中國外文局歷年工作計畫、工作總結、會議記錄等文獻資料中都有著非常清晰的體現。

B. 國立編譯館——台灣“國立編譯館”——“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在台灣，主導文學對外譯介活動的政府機構是“國立

編譯館”。台灣的文學對外輸出起步較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由編譯館的行政歸屬和機構性質所決定的。台灣“國立編譯館”的前身是南京國民政府國立編譯館，成立於1932年，抗戰期間遷重慶北碚，1946年遷回南京，1949年4月隨國民黨政府遷台，6月於台北市複館。與中國外文局的情形不同，無論是在南京政府時期，還是台灣時期，編譯館都從未隸屬於政府外事、宣傳部門，而是“直屬‘教育部’……為‘我國’最高編譯機構，掌理關於學術文化書籍及教科圖書編譯事宜”（<http://www.nict.gov.tw/tc/>）。

對於文化學術書籍和教科圖書的“編”與“譯”，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立編譯館是兩項並重，而且成績斐然。但必須指出，國立編譯館隸屬教育部，組織翻譯活動主要是出於國內教育的需要，給國內讀者提供國外經典著作和教材的漢譯本。因此，儘管國立編譯館設有翻譯委員會，但是“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楊憲益，2001:125）。直到1943年，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進入編譯館，情況才有所改變——“乃迭和我進來後，這個委員會裏又設立一個新的部門，專門負責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楊憲益，2001:125）。1946年國立編譯館回遷南京後，由於政局動盪，工作幾乎停頓。“我在南京定居以來，很少為國立編譯館做翻譯工作”（楊憲益，2001:151）。尤其到了1948年以後，“國立編譯館已成了個空殼子，幾乎無事可做”（楊憲益，2001:150）。台灣“國立編譯館”，名曰機構遷台，實際是重建，儘管原翻譯委員會主任梁實秋擔任了第一任館長，但原有大多數人馬都已不復存在。在中書外譯方面，僅有的譯者楊憲益夫婦留在大陸，他們所負責的部門也已不復存在。此外，由於隸屬“教育部”，台灣“國立編譯館”更為重視教科書編纂工作。編譯館真正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外譯，是在1970年代，最重要的組織者

和實施者是彼時擔任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的齊邦媛。她回憶，“在1970年代初期，‘國立編譯館’在台灣的大、中、小學教育上有重要分量。他（王天民館長）……邀我去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書生報國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編譯中書外譯的計畫”（齊邦媛，2011a:251）。可見直到此時，台灣“國立編譯館”才在編纂教材之餘，開始實施“中書外譯”的工作計畫。

齊邦媛邀請余光中、吳真、何欣、李達三（John J. Deeney）組成五人翻譯小組，選錄1949年到1974年台灣出版的現代詩、散文和短篇小說，完成《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1975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進入“國立編譯館”之前，齊邦媛曾於1967年在美國“林中的聖瑪麗學院”訪學，她曾遍讀學校圖書館的中國文學譯本，並在自傳中回顧當時的經歷：

為了教課，我遍讀館中所有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看到中國現代文學部分，除‘五四’後的新小說如魯迅的幾本，有茅盾的《春蠶》，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甚至還有大陸的樣本作品《金光大道》等，只是沒有台灣的任何資料。當然，那時我們也沒有任何英譯作品——這也是我後來發願作台灣文學英譯的心願萌芽之地。（齊邦媛，2011a:238）

這段回憶文字是十分珍貴的史料，一方面從個人角度揭示了齊邦媛進行台灣文學英譯的緣起，另一方面也反證了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成果。我們從中發現兩點：首先，從1952年到齊邦媛所記敘的1967年，外文出版社（後為中國外文局）的文學對外譯介工作已經取得了相當成效——她所提到的作品，基本都是外文出版社陸續出版的譯作，這些譯作可見於美國小型學院的圖書館，可見銷售和發行工作也還算到位。其二，台灣

學者“發願”作本土文學英譯的工作，比中國大陸的實際工作落後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究其原因，不是因為台灣缺少翻譯人才，而是中國外文局和台灣“國立編譯館”的機構屬性和工作重心不同。中國外文局是專門的外宣機構，一直集中人才和力量進行外宣工作，文學對外譯介也自然是機構的工作重點。而“國立編譯館”是教育機構，編譯書籍的預期受眾主要是島內讀者，文學對外譯介是一個獨立分支，與編譯館的工作重點並不緊密相關，所以直到台灣“教育部”專門提出“中書外譯”的想法，這項計畫才提上編譯館的工作日程。

台灣“國立編譯館”最終於2010年劃分為編譯發展中心和教科書發展中心，整編併入“國家教育研究院”，這應該說是有一定道理的——新的機構劃分便於翻譯部門和教科書編纂部門完全獨立開來，各自集中人才和精力，制定適合自身發展的計畫。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1990年代開始也對台灣文學外譯提供一定支援，推行了一系列“中書外譯計畫”，補助了“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項目的部分款項（張瓊方，2000:7），還資助了《台灣文學英譯叢刊》（杜國清，1996:vi）。台灣文學外譯由“編譯發展中心”以及“文建會”等官方譯介機構支持，再與原有民間組織“中華民國筆會”相配合，將來可望在規模和品質上達到更高的境界。

C.“中華民國筆會”——中華台北筆會：“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成立於1924年，是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的分支。國際筆會於1921年創立於倫敦，宗旨為“提倡文學、捍衛言論自由、創設全球作家社群”（梁欣榮、項人慧，2011:215），是一個民間組織，不隸屬於任何政府機構，“中華民國筆會”的性質亦復如是。二戰爆發後，國際筆會的活動趨於停頓。“中華民國筆會”於1953年在台灣復會，實質上是國際筆會的台北分會。筆會是台灣作家參與國

際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主要工作是“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齊邦媛，2011b:320），但在1970年代以前，並未組織過大型的文學外譯行為。

“中華民國筆會”開始成為台灣文學外譯的重要機構，緣起於1970年筆會在台北召開的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在會上，林語堂提議“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齊邦媛，2011b:321）。1972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刊，2005年更名為《當代台灣文學英譯》（The Taipei Chinese PEN），迄今為止走過整整四十年的歷程，譯介大量台灣當代文學作品。季刊最早的主持人是殷張蘭熙，自創刊起擔任主編20年。1992年以後，齊邦媛也曾連續擔任九年主編。據統計，筆會季刊“迄2011年夏季號，已精譯台灣作家作品1944篇”（梁欣榮、項人慧，2011:216），這一成就是令人驚歎的。

台灣“中華民國筆會”是民間機構，但最初兩任會長張道藩和羅家倫均非自由知識份子，而是國民黨政府文化官員——前者曾任教育部次長、宣傳部部長，後者長期擔任中央大學校長；赴台後兩人分別擔任“立法院長”和“考試院副院長”。可見，筆會並非全無官方背景。此外，曾在官方機構“國立編譯館”主持文學外譯工作的齊邦媛，不僅一直擔任筆會季刊的重要顧問，而且在1992年以後開始正式主持季刊的工作。當然，這些事實並不能抹殺筆會的民間組織性質，據相關人員回憶，正是因為“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民國筆會”在文學對外譯介活動中都奉行“去意識形態化”的方針，所以才保持了較為深刻的合作關係，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詳述。

D. 機構性質對比與總結：綜上所述，從歷史沿革、行政歸屬與機構性質來看，新中國的文學對外譯介機構長期以來隸屬政府外宣部門——中國外文局。文學作品外譯的最終目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輸

出，因此選材和編輯出版方式必然受到很大影響。但由於外文局的業務集中於各類宣傳材料的“對外譯介”這一方向，因此為文學輸出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經驗、人才的支援，便於開展規模化的文學外譯工作，實際上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比台灣同類機構領先近二十年。台灣“國立編譯館”則長期隸屬教育部門，文學外譯活動是其中相對獨立的分支，不是機構的工作重點，因此起步較晚，譯作數量也相對較少。與此同時，台灣民間組織“中華民國筆會”從1970年代開始進行台灣文學外譯工作，堅持至今。值得強調的是，由於台灣文學外譯機構並不隸屬宣傳和外交部門，因此較少受到意識形態和對外宣傳任務的牽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從1990年代開始，也支持了一些中書外譯計畫。當時台灣大環境已趨向寬鬆多元，這些計畫儘管有官方背景，但只是強調台灣文化身份的塑造，而並無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兩岸文學外譯機構的上述特點與屬性，決定了各自文學輸出行為的主要動機，並為兩岸文學外譯活動的不同方針和運作程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三、兩岸文學外譯行為主要動機與基本方針比較

A. 中國外文局的對外文學譯介活動——政治意識形態的迂回輸出：我們在上文分析相關史實，明確了中國外文局“對外宣傳”的機構屬性。在綜合國力較薄弱的情況下，政府仍不惜巨大的投入，成立專門的“外宣部門”，這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特有的現象。1964年通過的《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明確指出，“對外宣傳，從本質上說，是同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爭奪廣大中間地帶、廣大中間群眾的鬥爭”（中國外文局，1999a: 359）。換言

之，是針對敵對和中立國家的受眾進行政治意識形態的解釋、爭取、說服和宣傳工作。具體內容，則如工作條例“總則”所明確規定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正確體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對外政策總路線”（中國外文局，1999a:351）。條例還設有專章，討論“外文書刊的宣傳思想和宣傳方法”，其中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對於“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對外政策總路線”的具體宣傳任務進行了詳細而具體的規定（中國外文局，1999a:358-359）。

一般說來，官方機構組織文學外譯活動，不外乎是為了擴大國際影響，樹立國家形象。然而，不同國家面臨不同的問題，具體目標也會有所不同。新中國之所以在建國之初迅速成立專門的外宣機構，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進行對外宣傳，是因為自身所奉行的政治信條和政體形式與西方“自由世界”相悖，新政權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在一定程度上遭到西方國家的敵視和封鎖。因此，對外宣傳機構的主要目標，是對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即毛澤東思想主導下的內政外交政策，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渠道進行翻譯、解釋和宣傳，以尋求政治和道義上的國際支援。隸屬於這一部門的文學譯介活動，當然也是為了達到這一最終目標。

正因如此，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重點是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作品和評論；現代文學作品（“五四”作品），只選取“具有反抗精神和鬥爭性的作品”（外文出版社，1999c:172）；古典文學作品，則一律“加序和後記，用馬列主義觀點解釋”（外文出版社，1999d:317）。換言之，編譯任何文學作品，都要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角度對作品進行介紹，也要間接宣傳現行政權合理性與優越性。以《中國文學》期刊為例，這個趨勢在十七年間逐漸加強，在文革期間達到頂峰。1959年作品比例是“當代40-50%，‘五四’、古典30-35%，文學評論和報導20%左右”（戴延年、陳日濃，1999:93）。到1965年1月，國務院外辦

《討論中國文學問題會議紀要》進而要求“五四時期的作品可以不再刊登”，“古典文學作品……對作品的思想既要有闡述，也要有批判”（國務院外辦，1999:385），於是，“根據這次會議精神，《中國文學》從今年一月起停發五四作品”（戴延年、陳日濃，1999:193）。到了1966年，“國內文學刊物停刊，作品稿源缺乏，今後一段時間內，以文章為主，選登一些宣傳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思想的文章”（戴延年、陳日濃，1999:221）。這樣的選材和編輯方針，無疑是將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放在了第一位。

當然，相關機構和部門也意識到，文學作品畢竟不是政治宣傳材料，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與其他對外宣傳渠道相比，文學外譯的基本方針仍具有特殊性。1959年4月，對外文委指出，《中國文學》“讀者對象應明確以爭取中間為主。因此刊載的作品不僅要求品質精，同時還要考慮外國讀者的接受程度”，因此，“一般不宜刊載配合外交鬥爭的政治性文件”（對外文委，1999:159）。1959年6月9日，陳毅對《中國文學》編輯部人員明確指出，“《中國文學》雜誌，藝術多一點，還是政治多一點？……我看應該以藝術為主”（外文出版社，1999e:160）。“《中國文學》方針不變，但要增強藝術。題材方面可以有小資產階級的，也可以有戀愛……要寧‘右’勿‘左’”（外文出版社，1999e:160）。1963年8月3日，陳毅在討論《中國文學》的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我主張不搞政治性文件。……《中國文學》還是要文學藝術多”（外文出版社，1999d:317）。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文學譯介活動應該淡化政治宣傳色彩，更著重于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

陳毅的指示在1961年到1963年間得到了較為忠實的執行。外文出版社1961年、1962年綜合規劃都表示，“《中國文學》應當繼續貫徹執行陳副總理1959年的指示，努力加強刊物的藝術性”（外文出版

社，1999f:191；外文出版社，1999g:201)。此外，國務院外辦於1962年兩次要求《中國文學》雜誌增加“五四”作品。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也於1962年3月提出“增選現代文學作品”的建議，因為“這些作品對國外讀者可能更親近些，同時讀者也喜歡看古典文學作品、現代文學作品，多登些，吸引他們，並順便使他們看到當代文學作品……以免湊一些粗糙的東西，給人造成一種印象：我們的當代作品不好”（中宣部，1999:215）。因此，與1959年相比，1963年《中國文學》登載的當代作品減少10%，現代和古典作品反增10%（戴延年、陳日濃，1999:165）。這些意見和做法，實質上是在選材上淡化政治而強化文學，體現出文學對外譯介活動區別於其他外宣行為的特殊之處。

當然，文學刊物的任務方針，由分管外交工作的副總理來確定，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文學外譯活動的政治目的。正如陳毅所指出的，“藝術性愈濃，愈能達到政治目的；藝術性愈低，愈不能達到政治目的。”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文學對外譯介的實質是什麼呢？陳毅的結論是，“要多方面地迂回作戰。文學和政治不同，政治是開門見山，文學要通過形象化的方法，慢慢說服……”（外文出版社，1999d:315）。“迂回作戰”四字，清楚地說明了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活動的本質——政治意識形態的迂回輸出。

所謂政治意識形態的迂回輸出，意味著兩點：一方面，新中國文學外譯行為的著眼點始終是“政治”；另一方面，和“開門見山”的政治宣傳有所區別，文學譯介活動的工作方針有其特殊性，在選材上不妨重視文學性，並不單單選擇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當代作品，但在編譯過程中，即使是古典和現代作品，也“一定要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介紹。……使它們為現代鬥爭服務”（外文出版社，1999d:317）。直到1980年代以後，上述基本動機和方針才有了一定的鬆動和改變。

那麼，此前“迂回輸出”意識形態的工作方針是否達有效？是否確實對國外讀者起到了宣傳和說服作用？令人遺憾的是，直到21世紀，一位有著中文學習經歷的美國讀者談及這一系列譯本，還在Amazon網站委婉地指出，“(外文社)應該努力提供此類譯本：既能被目前中國大陸政治現實所接受，又能避免讀者太過嚴苛的評論”(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customer-reviews//711900643)，可見譯介結果不盡人意。

B. 台灣“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民國筆會”的文學外譯——文化身份與民族形象的追尋：台灣和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上所面臨的問題不同。從韓戰結束到1970年代，台灣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重要盟友。在西方人眼中，“台灣在那個時代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也就是所謂的‘自由中國’”(單德興，2012:256)，台灣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並不存在敵對關係，不需要進行意識形態的強行輸出。不過，由於自身偏處一隅，前途未定，台灣迫切希望國際社會認同和理解本地區的國際“身份”和“形象”。正如齊邦媛所說，“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齊邦媛，2011c:309)，台灣人希望對國際社會闡明以下問題——“台灣是怎樣的地方？人們怎樣活著？心裏在想什麼？”(齊邦媛，2011c:309)——以確立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獲得國際社會的熟悉、理解與尊重。

因此，台灣恢復“中華民國筆會”的初衷即為進行“文化外交”(梁欣榮、項人慧，2011:215)，推出優秀文學作品，證明台灣能夠“保持中國文化的高水準”(齊邦媛，2011c:309)，以塑造台灣的國際形象。“國立編譯館”於1970年代開始組織本土文學對外譯介工作，動機也正是如此。台灣文學對外譯介的主要代表人物齊邦媛回憶，“動機最初是‘教育部’希望‘國立編譯館’能為‘國家’做一點正經的文學

的推廣”（單德興，2012:256）。這個動機看似簡單，要達到其實很困難。首先，對於1949年以後的台灣而言，什麼是“國家”？這是一個聚訟不休的問題。對於齊邦媛等光復後來台知識份子而言，台灣居民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屬性既複雜又清晰，即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是台灣人。這個本土性與民族性高度統一的身份，不容易從政治、地域、歷史的角度予以證明，只能從自身文化的歸屬感來體現，台灣華語文學便是最好的載體（台灣日語文學在光復後也多半譯為中文）。所以他們希望通過台灣文學外譯來實現“書生報國”的理想：

那時候我們雖然在台灣，但覺得台灣就是中國，有很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好好推廣，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不是在這裏只逃難的。所以國立編譯館館長王天民是用這個方式把我邀約的，他說，這是你一直想做的，做這個我們可以對國家有所交代與貢獻。（單德興，2012:256）

這段話中，“台灣”、“中國”和“國家”的概念交相呼應，體現出光復後來台知識份子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文化歸屬感，他們正是台灣文學對外譯介的主要力量。其次，還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台灣國際形象的關注——“要讓外國人知道我們不是在這裏只逃難的”，他們敏感於偏居海峽一隅的政治失敗者的身份，避談政治，而渴望自己所創造的文化成果（例如，“很好的文學作品”）得到外部世界的認同。因此，他們提倡台灣文學外譯活動，並非為了宣傳台灣當局的內政外交政策，而是為了擴大台灣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證明“台灣就是中國”，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和發揚者，以達到本土形象與民族形象的高度統一。

基於上述動機，儘管1970年代的台灣仍是意識形態控制較嚴的地區，官方機構“國立編譯館”文學對外譯介的關注點卻是本土文學和文化的推廣，重點不在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具體到編譯者的實

際做法，甚至是在有意識地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談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的選編，齊邦媛指出，“台灣的文學創作，……反應的是政治不掛帥的真實人生”（齊邦媛，2011d:256）。這無疑體現了編譯者的選材標準和譯介方針。在編譯過程中，五人小組對文學作品的評估與取捨主要基於題材、意象、技巧等文學因素（齊邦媛，2011d:256），此外，還尤其注重文學的本土特色——“作品主題和文字語彙受西方影響越少越好”（齊邦媛，2011d:256）。由於編譯者儘量避免意識形態的影響，專注於作品的本土性和文學性，選集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國外讀者的書評證明瞭這一點。A. R. Crouch 特別談到自己的觀感：“這些作者並沒有受到當局壓力而寫作宣傳文章，這是他們的長處。……選集中很少有表達政治意識之作，與當前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單調宣傳形成顯著對比，是一種令人愉悅的解脫”（齊邦媛，2011d:258）。譯介機構代言人齊邦媛的響應——“最令我們欣慰的是A. R. Crouch的書評”（齊邦媛，2011d:256）——則反證了譯介團隊“去意識形態化”的譯介方針和主觀期望。官方機構尚且如此，民間組織“中華民國筆會”更是刻意擯棄意識形態因素的干擾，創刊於1972年的筆會季刊的編輯方針“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齊邦媛，2011b:320）。正因如此，季刊在國際上擁有很好的聲譽。國際筆會有一百多個會員國，而筆會總會每年的兩期刊物，幾乎都有台灣作品的轉載，還曾直接借用台灣筆會季刊的封面，對季刊的譯介成果表現出較高的認同，這與筆會季刊倡導言論自由，嚴格擯棄“反共八股”等台灣政治宣傳作品的宗旨是分不開的。再如，馬悅然、奚密、向陽等人編譯《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選》，向陽強調在選材上“最重要的是要表達出當代台灣的特色”，奚密也特別指出，兩岸詩歌最大的差別即為，“大陸詩淪為政治口號，台灣相對的有比較開放的社會和

文化”(張瓊方, 2000: 8), 也體現出較強的“本土化”與“去意識形態化”的意願。

C. 譯介動機與效果對比: 事實上, Crouch對1970年代中國大陸和台灣文學譯本所進行的比較是值得我們深思的。1950到1970年代, 台灣譯介機構主持的文學外譯成果數量較少, 但國外評價的起點較高, 以後也一直堅持本土性和文學性的選材標準, 長期積累的譯介成果頗為可觀; 新中國建國直至文革後期進行了大量文學外譯活動, 成果豐碩, 也達到了一定宣傳效果, 但由於過分強調政治意識形態輸出, 不僅在當時遭到如Crouch一類國外讀者的反感, 而且還正如前文所引的書評, 有些負面影響甚至持續到現在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customer-reviews/711900643>)。中國大陸直到1980年代改變譯介方針, 轉以文化和文學因素為譯介重點, 才迎來了文學外譯的新高潮, 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大陸當代文學的國際形象。根據外文局史料彙編, 這一時期外文局的領導部門先後是文化部和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辦公室), 二者都未曾專門對針文學對外譯介的工作方針下達指示,^[1]意識形態控制減弱;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進入了黃金時期, 達到了頂峰……此前, 《中國文學》的訂戶和讀者主要分佈在亞非等第三世界, 到了新時期, 歐美地區的訂戶和讀者多了起來”(徐慎貴, 2007: 46)。這一反差無疑是耐人尋味的。由此可見, 在文學對外譯介活動中, 以傳播本土文化和分享文學成就為主要動機的譯介活動, 符合讀者閱讀翻譯文學的一般期望, 易於為讀者接受, 至少不會起反作用; 而強行在編譯過程中介入政治意識形態宣傳, 即使是“迂回作戰”, 也容易激起讀者的反感, 結果反而事倍功半。下面我們將對兩岸譯介機構的具體運作機制進行比較, 對其經驗得失進行分析。

四、兩岸文學外譯機構運作方式比較

A. 選材標準與選材程序比較：文學對外譯介包括選材、翻譯、編輯、審定、出版、發行和銷售等眾多環節，這些環節的具體操作方式是由譯介機構的基本動機和方針決定的。其中選材環節最能直接體現譯介動機。前文通過梳理相關史料，已對兩岸文學外譯機構的選材情況進行了分析——基於政治意識形態輸出的動機，直到80年代以前，大陸譯介機構的選材都是以歌頌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當代作品為主，輔以“政治正確”的古典和現代作品；同一時期，基於塑造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的動機，台灣譯介機構的選材則以富於本土性和文學性的當代台灣文學作品為主。那麼，上述選材的大方向究竟由誰提出？譯介機構又如何制定具體的選材標準和譯介篇目？這是我們在此回答的主要問題。

1. 1950-19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外譯選材模式：根據外文局史料選編，我們發現，本階段曾就文學外譯的選材問題向外文局下達指示的黨政部門包括：國務院外辦、中聯部、中宣部、對外文委和文化部。以個人名義提出過意見的黨政部門負責人包括：陳毅（國務院副總理）、郭沫若（政務院文教委主任）、茅盾（文化部長）、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值得注意的是，記載此類意見和指示的文件和記錄截止于文革前，此後不再出現。

上級黨政部門的指示確定了一段時間文學外譯選材的大方向，而具體選題規劃則由外文局及其下屬機構來制定。首先，直至文革後期，文學外譯的總體目標一直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具體包括：揭露舊時代的黑暗、歌頌鬥爭精神、宣傳現行政權的合理性與優越性。以1952年至1976年《中國文學》的選材為例，篇目入選最多的現代作家是魯迅，共75篇（《中國文學》編輯部，1986:16-26），當

代作家是浩然，共17篇（《中國文學》編輯部，1986:27-61），可說是忠實地執行了這一路線。其次，在具體工作方針較為穩定的一段時間，選材方案也有一定的延續性。例如，陳毅1959年講話以後，工作方針相對穩定，因其主要精神是“要增強藝術”，“迂回作戰”（外文出版社，1999e:160），外文出版社1960年、1961年、1962年綜合規劃都強調要“增強藝術性”（外文出版社，1999f:191；外文出版社，1999g:201）。郭沫若、茅盾和林默涵也提出類似意見，尤其林默涵明確提出，多選現代作品，少選“粗糙”的當代作品（中宣部，1999:215）。相應的，這幾年間《中國文學》現代和古典作品比例大增，當代作品比例降低——1959年後者超過前者10%（戴延年、陳日濃，1999:93），1963年前者卻反超後者10%（戴延年、陳日濃，1999:165），刊物面目明顯改觀。1962年第10期甚至登載了沈從文的《邊城》（《中國文學》編輯部，1986:23）——建國以後，沈從文是極度邊緣化的作家，譯介其作品是相當大膽的選擇，但其實也正符合陳毅的指示。此外，當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上級部門突然要求改變選材規劃時，外文局也會迅速調整選材方案。例如，1965年國務院外辦發佈關於《中國文學》的“會議紀要”，要求“五四時期的作品可以不再刊登”（國務院外辦，1999:385），這與此前陳毅等人指示的精神完全背離，體現了最高意識形態機構內部的鬥爭，預示著文革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雜誌按照“紀要”要求，從一月即停止登載現代作品。文革爆發後，外文局也立刻報請國務院外辦，今後《中國文學》的選材“以文章為主，選登一些宣傳毛主席關於文學藝術思想的文章”（戴延年、陳日濃，1999:221）。目前國內研究者往往將文革結束前《中國文學》的選材看做鐵板一塊，機械套用“意識形態”和“贊助人”的概念對其進行解釋（何琳、趙新宇，2010:29-33；

林文藝，2011:58-62)，這是不符合史實的。事實上，耿強所提出的“國家機構對外翻譯的動機規範並非一直保持不變”（耿強，2012:3），才最能貼切地說明上述種種選題變化。

選材方案確定後，由外文局下屬雜誌社和出版社的各級編輯向譯者（“翻譯幹部”和外籍專家）提出“各個時期書刊具體選題”（中國外文局，1999a:365），譯者在選材上基本沒有自主權。楊憲益曾對這一現象明確表示不滿，“我倆實際上只是受雇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麼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我們翻譯的很多這類作品並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楊憲益，2001:192）。譯介機構太過注重意識形態輸出，導致選材計畫不符合譯者的喜好與品味，的確會影響譯者的積極性和譯文品質。但必須承認，政府明確介入選材程序，指導譯介機構制定選題規劃，在客觀上有助於規模化的文學輸出。例如，1957年，外文出版社制定“古典文學選題規劃”，列入古典作品74種（戴延年、陳日濃，1999:70）；又擬定“‘五四’到解放前文學作品向外推薦翻譯叢書”，列入現代作品70種（戴延年、陳日濃，1999:74）。《儒林外史》、《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等古典長篇巨著，都是由於“迂回作戰”的譯介方針而納入了外文社出版計畫，較早出齊全譯本。楊憲益曾反覆說過自己並不喜歡《紅樓夢》（雷音，2007:164）。如果不是“組織安排”，僅憑譯者個人喜好選材，這部著名譯作也就不會誕生了。

2. 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文學外譯選材模式：進入80年代以後，經常給外文局下達指示的領導部門是文化部和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辦公室），但文件討論最多的是外文局及其下屬機構的體制改革、出版經營模式、經濟效益甚至創收問題，幾乎從未對文學譯介的問題提出過專門指示。^[2] 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無指示”、“不作為”，正意味著

外宣部門對文學譯介選材的控制有所鬆動。而且，這種“不作為”並未帶來不良影響，相反，新中國文學外譯活動正是在此時達到了新的高潮。我國最重要的文學外譯叢書“熊貓叢書”就誕生於80年代。叢書的選材標準，正如主持者楊憲益所說，“由我自己來決定取捨”（楊憲益，2001:245）。由此可見，在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大環境之下，文學外譯的具體選題規劃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單一意識形態的控制，官方指導文件的缺席和楊憲益的回憶都證明了這一點。80年代之後的《中國文學》雜誌也是有力的佐證——楊憲益從1980年到1986年間主持雜誌的編輯工作。他的感受是“外文出版社不再把我當成一名雇用的翻譯匠”，他忙於“編輯”和“主持各種會議”（楊憲益，2001:245），譯介選材多基於他所主持的團隊討論的結果。從這七年的目錄來看，雜誌不僅重點譯介了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沈從文和李劫人等現代作家，更大力推出了80年代後湧現的新生代作家，他們所代表的“傷痕文學”、“民俗文學”、“尋根文學”、“知青文學”、“女性文學”，都迅速地經由《中國文學》譯為英文。這些文學作品的切入點，有個人的、情感的、人性的、民族的，但大多是疏離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與十七年及文革期間的選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然，譯介者仍自覺遵守“有利於對外宣傳”的底線，例如，據中國文學出版社編審徐慎貴回憶，“雷抒雁的詩歌《小草在歌唱》雖然獲得1979至1980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作品獎，但由於詩歌內容不適合對外宣傳，有損中國形象”（耿強，2012:5），即使影響很大，也沒有入選“熊貓叢書”。

3. 台灣文學對外譯介選材模式：由上文可見，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文學外譯活動仍然是外文局主導下的國家行為，但主持翻譯計畫的專業人士在選材方面享有較高的自主權，儘管仍然注重國家形象，但輸出政治意識形態的動機大幅度減弱。這樣的選材模式，其實與台

灣70年代開始的文學外譯活動頗為類似——由編譯合二為一的核心團體決定選材，主要標準為作品的本土性和文學性。例如《二十世紀台灣現代詩選》，編譯者向陽、奚密等對於選材起到決定性作用，他們強調“從詩作看台灣”，“除了一定的文學水準和獨特的風格外，最重要的是要表達出當代台灣的特色”（張瓊方，2000:8）。再如，齊邦媛代表編譯館主持《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選材方案完全由她的五人團隊制定——“我們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會。先定了詩、散文、小說三個領域，然後選文，選譯者”（齊邦媛，2011d:254）。根據她的回憶，在各種文學體裁中，“現代詩的發展最穩健，成就最顯著”，所以在選材上最注重文學性和技巧性，以呈現台灣詩人所創造的“中國新詩的一片榮景”（齊邦媛，2011d:256）；小說則注重內容和主題，多選取“鄉愁”、“大陸鄉土故事”以及“本省鄉裡生活”等題材（齊邦媛，2011d:257），外省和本土作家並重，突顯民族性和本土性高度統一的“台灣人”形象；散文則重在“貼近心靈”（齊邦媛，2011d:257），選擇林語堂、梁實秋、琦君、楊牧、曉風等知識份子作家，展現當代台灣人的文化身份和心靈世界。

除這套重要的選集之外，台灣文學外譯成果更為豐碩的是“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和“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兩者都不是官方譯介機構組織實施的行為，負責選材的核心團隊範圍極小，標準也更為個人化。筆會季刊從創刊到1992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她一人承擔如下所有工作——“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齊邦媛，2011b:321-322），選材的責任幾乎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後來歷任主編亦是如此。好在編譯團隊雖小，與台灣文學的主要創作與評論群體交流卻非常密切，對台灣重要文學獎項、著名文學出版社的動向以及文學評論刊物也非常關注。例如，季刊第

二任主編齊邦媛經常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吳三連等文學獎評審；再如，爾雅出版社享有盛譽的年度小說選，是“筆會季刊一個很大的初選來源”（齊邦媛，2011e:324）；此外，“台大中文系的老師也幫很多忙……像柯慶明這些人，意見非常強，而且很誠懇，毫不敷衍，他們的意見我們都懂，也都接受”（單德興，2012:257）。季刊選材過程充分參考了島內文學界和出版界的意見，所選篇目在客觀上確實代表了台灣文學的最高成就。

但同時也不可否認，因為自主權極大，季刊主編的個人意見和喜好在選材中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齊邦媛擔任季刊主編後，希望把季刊辦成書的形式，“我要給每一本季刊一個主題，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現，讓它可以獨立存在”（齊邦媛，2011f:327）。這些主題，主要是她從自己的閱讀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相應的選材無疑也打上了個人精神之旅的烙印。在大部分情況下，她所選擇的作品確實具有代表性，但一期季刊所選的作品完全呈現一個主題，如果國外讀者對這一主題不感興趣，就會導致整期刊物遭到冷遇，因此這種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至於“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是蔣經國基金會支持贊助的項目，“文建會”也補助了部分款項（張瓊方，2000:7）。叢書由王德威擔任召集人，他和馬悅然、齊邦媛“組成一個精簡的編輯小組”（刁明芳，2008:131）。這套叢書的選材對國外讀者的需求有所考慮，例如張大春的《我妹妹》、《野孩子》被選中翻譯，代表作《城邦暴力團》卻未曾入選，“選擇這兩本書翻譯成英文，主要是題材、內容的考量，因為其他作品有特殊的中國或台灣事件、背景，不是那麼容易翻譯，美國讀者也比較不容易接受”（張瓊方，2000:15）。但與此同時，齊邦媛的個人的文學品味和文化情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翻譯選題。例如李

喬的《寒夜》三部曲，合作方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並不看好，但齊邦媛堅持選入並親自編譯，“是我爭取得最激烈的，因為我覺得它對台灣很重要，呈現了基本的客家開拓史。”“花了很多心血把它變成一冊《大地之母》，再根據這個版本來英譯，終能出版。”譯本出版後，“有些外國人覺得這本書沉悶”，可是齊邦媛仍堅持認為“我覺得它非常有傳世價值”（單德興，2012:262）。再如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單德興認為，“有些外國人對於《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感情的描述覺得難以理解。”齊邦媛自己也知道“洋人都不太懂”，但她坦承，這本書入選的原因之一，是讓自己聯想到“先前小時候讀到的文學翻譯中對於情的描述”，“就是像《葛萊齊拉》那樣”（單德興，2012:262）。而《葛萊齊拉》對自己早期情感世界的影響，是齊邦媛在自傳《巨流河》中反覆提及的（齊邦媛，2011g:93）。由此看來，至少以上兩例譯介選材的出發點是譯介者的家國情懷和個人偏好，而非國外讀者的真正需求。

4. 選材模式的總結與反思：綜上所述，六十年來，新中國文學外譯的選材標準和程序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十七年期間，國務院外辦、中聯部、中宣部、對外文委和文化部都給中國外文局下發過文件，規定一段時間內文學外譯的選材方向，根據這些意見，外文局再制定具體的選材方案。外文出版社歷年工作規劃和《中國文學》歷年目錄可以明確體現出上述對應關係。通過分析史實，我們發現，新中國政府通過相關部門對文學外譯的選材進行操控，實際作用可說是功過參半。一方面，由官方機構主導選材規劃，有計劃、有系統地對中國文學經典進行譯介，確實如陳毅所贊許的，“這是很有意義的不朽事業，無愧於古人的。我們沒有把先輩丟在歷史博物館”（外文出版社，1999d:317）。他所預期的目標——“這樣系統介紹，搞個10年、20年，就很可觀”（外文出版社，1999d:317），也在80年代之前

就基本達到了。同時期的台灣文學外譯就沒有這樣的計劃性和前瞻性，也未曾達到這樣的規模。但另一方面，由於大陸機構政治意識形態輸出的目的性太強，官方選材標準和譯者的意願時有違背，也極少考慮國外讀者的需求，無疑對譯介過程和譯介效果帶來了負面影響。

進入80年代以後，我國外宣部門在把握大方向的前提下，基本不再干涉文學對外譯介的具體選材。外文局的直接領導部門不再對文學外譯選材發佈具體指示，而是由主持譯介計畫的專業人士及其團隊討論決定選材方案，編譯者享有較大的自主權。而台灣譯介機構自70年代開展文學外譯活動以來，選材程序就一直如此。“國立編譯館”組織文學外譯活動時，選題方案由五人小組制定；《“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和“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由於團隊精悍，選材的重任幾乎系於主編一人。在這樣的翻譯實踐中，兩岸編譯者自身都體現出較高的文學素養和品味，也與文藝界有著廣泛而深入的交流，所選篇目的確代表了兩岸文學的重要成就。

但我們也發現，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譯介動機如何，方案由誰制定，兩岸文學外譯的選材標準或是體現政府意志，或是彰顯譯者個人或團隊的文學立場，始終都過於強調“我們”，雖然也考慮了國外讀者的需求，但在二者發生分歧時，解決立場往往是“以我為主”。無論是中國大陸1950到1970年代政府部門所控制的選材模式，抑或是80年代以後楊憲益等譯介者為主導、台灣70年代至今齊邦媛等譯介者為主導的選材模式，都是如此。當然，“輸出性譯介”的目的總是對外宣傳，與國外對中國文學的“接受性譯介”肯定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正如圖裏所言，任何翻譯活動最終“只是一個系統內的事實：目的語系統”（Toury 1985: 19），其譯介效果總是由譯入語國家的各種因素所決定的——這正是“輸出性譯介”與生俱來的固有矛盾，必須加以解決。

如果說選材方面的堅持，已經充分傳達了“輸出性譯介”的立場，那麼在編輯、出版、發行等方面的做法，就更應該充分考慮預期國外讀者的需要，多向他們傾斜，以免最終觸發譯介和接受之間的矛盾。我們在後文將特別從這一角度進行討論。

B. 編輯與審定程序比較：選材之外，譯介機構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譯作的編輯與審定，這是至關重要的環節，體現了譯者和譯介機構的互動模式，也決定譯作最終的面目。外文出版社和《中國文學》雜誌均有專門而固定的編輯隊伍，外文局工作條例第五章和第六章明確規定了編輯和翻譯的工作，要求兩者嚴格分開，各負其責，只有在極少情況下，翻譯可進行一些編輯工作（中國外文局，1999a:369）。外文局的編審行為特別重視下面三個部分：1）撰寫出版說明；2）審定修改文字；3）刪除有問題的內容或篇目。建國以來直到1970年代，在上述三類編審行為中，“政治意識形態”幾乎是所有行為最初的出發點和最終的歸依。

首先，在這數十年中，《中國文學》和外文出版社登載、出版了大量古典文學名著和現代作品，編者都一律加上序跋或評論，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角度對作品進行解讀。尤其是外文出版社廣為人知的“出版說明(Publisher's Notes)”，其本質就是在譯本中強行楔入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外文出版社最著名的譯著之一《紅樓夢》為例，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英譯本嚴謹精良，但譯本沒有譯者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篇幼稚而粗糙的“出版說明”，據責任編輯汪祖棠回憶，這是他邀請“階級鬥爭紅學觀”的代表人物李希凡撰寫的（汪祖棠，1999:440）。這篇“出版說明”將階級鬥爭當作《紅樓夢》的唯一主題，並且以極端的方式對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研究”進行了批判（Yang and Yang 1994: iv），大大降低了譯本的學術含量和參考價值。

事實上，儘管自1954年以來，李希凡和和藍翎的紅學觀點就獲得了毛澤東的贊許，胡適、俞平伯所倡導的“新紅學”研究遭到嚴厲批判，但何其芳、周汝昌等學者秉承“新紅學”方法所得出的考證成果和研究觀點並未被徹底抹殺。考據派研究成果被徹底否定、李希凡和藍翎在紅學界最終贏得絕對權威地位，正是文革的產物，其標誌是1973年二人的《紅樓夢評論集》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三版後記”詳述了鬥爭的曲折過程（李希凡、藍翎，1973:300）。楊譯本的編輯是在文革後期，出版是在文革剛剛結束之時，可說是不早不晚，正當其時。由於“出版說明”完全否定了“新紅學研究”的考證成果，作者身份的考證、版本的考辨，也就完全談不上了。如此，譯本對於英語世界的漢學研究者來說，不僅失去了參考價值，而且還會引起較大反感。在英語世界享有盛名的紅學家吳世昌專門撰文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非常明確地指出，這篇“出版說明”由於一味希望“輸出‘革命’”而導致了“謬論層出不窮”（吳世昌，1980:79-80）。反觀英語世界產生的霍克思譯本，其學術含量正是體現在高水準的譯本序跋之中。楊譯本不僅在這方面相形見绌，而且“出版說明”還極為輕率地否定了“新紅學研究”的考證成果，因此很難得到英語世界專業讀者的認同。這首先表現為英語世界的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文學選集等文學教材對楊譯本的冷落(Damrosch 2004:77-151; Miller 1994:285-296; McGreal 1996:147-150)，而其他專業讀者當然也深受其影響。

“出版說明”並非譯者的本意，但卻給譯本帶來了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不僅如此，編輯人員還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對譯稿文字和內容進行修改審定，也給譯者造成了很多制約和限制。還是以《紅樓夢》譯本為例，譯者戴乃迭指出，霍克思的一些翻譯手法是值得贊許的，“在我看來西方讀者需要這樣的幫助”。但是，“當我要採取同樣的做法

時，被我的中國同事否決了”（Yang 1980:621-622）。譯者處於種種掣肘之下，自然力不從心。另外，就內容而言，原文底本的選擇也存在一定問題。汪祖棠承認，儘管請教了吳世昌等名家，版本的最後選擇其實仍不理想（汪祖棠，1999:441）。而且，由其負責的“出版說明”對於原著底本的選擇過程也表述得不夠清晰，不僅引起吳世昌先生的誤會和指責（吳世昌，1980:78），也不能滿足專業讀者全面瞭解版本譜系的要求。

此外，一些已經入選並完成的篇目，也會遭到編輯的刪除，導致譯者的勞動遭到浪費。這是因為，雖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外交總路線”的大方向不變，但具體政治形勢和外交路線時刻都在發生變化，譯介方針也會相應發生波動，“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楊憲益，2001:192）。以《宋明平話選》的篇目為例，楊憲益本來已經完成《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翻譯，但因為其中“很精緻的性愛描寫”，“英譯本最終出版時，這篇小說還是在審稿中被刪除了”（楊憲益，2001:192）；戴乃迭已經譯成《西山一窟鬼》，但“因為毛主席剛發表著名的談話‘我們不應當怕鬼’”（楊憲益，2001:193），譯作也在審稿中被編輯刪掉；遭到同樣命運的還有一篇涉及倭寇的作品，因為擔心會破壞當時中日友好的外交路線，“我們的編輯指令我們把這篇小說也刪掉”（楊憲益，2001:192-193）。因此，儘管外文局工作條例要求“編輯和翻譯應經常接觸，緊密合作，相互尊重”（中國外文局，1999a:367），但兩者之間卻常常存在矛盾。這並非個人矛盾，而是由於譯介機構過分強調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與譯者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所受到的種種掣肘，以及充滿意識形態說教的“出版說明”，都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建國以來直到70年代末外文出版社慣常採取的編審行為。本文第二章所提到的那位普通美國讀者在 Amazon 網站上也曾談及自己對這類“出版說明”的閱讀感受，“很顯然，

最終的英文版本不是由以地道英語為母語的人所審定，尤其是這一系列作品的導言部分更是如此”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customer-reviews/711900643>)。可見，當時外文社的編輯和審定行為不但沒有幫助英語讀者進一步瞭解和接受譯本，反而成為譯本進入英語世界的障礙。

事實上，外文出版社一向秉承嚴謹準確的傳統，編審制度也非常成熟而嚴格，若非因為“一味輸出革命”而出現上述特殊編審行為，許多譯本在英美讀者中還是存在一定市場的。上面那位讀者也承認，“這些譯本也許對以下讀者最有好處：他們的中文知識有限，希望獲得英文的‘逐字譯本’，以進入到中文原文當中。……外文社的《莊子》譯本就是目前最為完整的英文譯本，外文社的出版項目中的其他很多譯本也是如此”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customer-reviews/711900643>)。既然外文社的譯介項目具有自身不可取代的優勢，能夠吸引漢語學習者，編輯工作就應該托舉和放大這一優勢，推敲文字、規範注釋，並提供基於學術考證的譯本序跋，回歸編審工作的本分，而不是本末倒置，大搞意識形態介入。

同為官方譯介機構，台灣“國立編譯館”針對文學外譯活動所進行的編審行為卻基於不同的出發點——他們所深思熟慮的問題，主要是“作品的內容風格、文字的精密推敲、全書的佈局呼應”（齊邦媛，2011d:258），而非政治因素。不過，早期“國立編譯館”不像中國外文局有專門負責中書外譯的編輯部門，主要的編審工作還是由“五人小組”完成，而他們同時也是主要翻譯團隊。此外，從1972年堅持至今的《“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譯稿的編審程序又自有其特點：編輯在組稿時，“看這部作品跟哪位譯者的性格接近”（單德興，2012:260）；審稿方面，“我們一定有一個審稿者”（單德興，2012:261），多半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師，或是譯者互相審。以上編審模式，都充分考慮到譯者

的需求，譯者也充分參與其中，因此，編、譯之間交流較為通暢，即使爭論，也都能體諒彼此的立場。正如齊邦媛所說，“有的原譯者還要吵——很好，很認真”（單德興，2012:261）。總而言之，編審團隊並不固定，形式鬆散，但譯者和譯介機構的互動模式是較為積極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文學外譯機構對譯稿進行審定的重點在於文字，而重中之重又在於譯稿文字能真正為國外讀者所理解。以“國立編譯館”為例，五人小組是“譯稿回來之後大家討論，一個字一個字地磨，我們那時候可真是花時間”（單德興，2012:256）。此後一個重要程序就是“請外籍人士試讀”，齊邦媛回憶——“像李達三的學生或耶穌會的年輕朋友路過台灣，就請他們看看文章；假如來台灣三天，也請他花一天看文章，都是抓公差”（單德興，2012:256）。《“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的審稿，也同樣“還有很多洋人”（單德興，2012:261）。現在看來，這個編審程序是極為重要的。因為譯介成果最終的接受者是目的語國家的讀者。相比之下，外文出版社嚴格執行編審程序，卻過分在意識形態方面下工夫，在序跋中楔入大量政治語彙，給讀者留下譯本英文不地道的印象，實在令人遺憾。其實，外文社的譯稿本來也須經過外籍專家的閱讀和潤色，但正如戴乃迭所回憶，她的很多看法卻最終被國內編輯否定。這正是因為編審程序過分強調“以我為主”，沒有處理好“輸出性譯介”所面臨的固有矛盾。由此看來，台灣譯介機構的編審程序看似鬆散，但其中有一些重要元素是值得學習的。

值得慶倖的是，進入新時期，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編輯業務水準的提高和國際視野的增強，中國大陸文學對外譯介機構的編審方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例如，原中國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王明傑在2007年接受採訪時，“反覆強調中國文學英譯必須有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參加，他本人的所有翻譯作品都經過了外國專家的潤色”（吳自

選，2012:86)。再如，1995年以來外文出版社推出的“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就採取了不同的編輯模式——序跋中不再進行政治意識形態輸出，而是大力強調文化交流和溝通的重要性（楊牧之，1995:1-8）；採用了一些文革結束前出版的國內優秀譯本，但擯棄原來充滿意識形態說教的編輯說明；此外，還精選了大量海外漢學家的譯本。這些編輯手段體現出對國外預期讀者的尊重，增加了譯本融入譯語文化的可能性。外文社原有的編審制度已經相當完備，結合上述全新的嘗試，可望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做出更大的貢獻。事實上，中國大陸外宣機構經過半個多世紀形成的編審制度，特別是固定的中書外譯編輯隊伍和嚴格的編輯工作條例，也都值得台灣借鑒學習。尤其是新近成立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中心”以及“台灣文學外譯中心”，如借鑒相關經驗，無疑有利於增大產出規模，提高工作效率。

C. 出版與發行模式比較

1. 中國大陸和台灣文學外譯期刊發行模式比較：重要的文學外譯期刊，中國大陸有下屬於外文局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台灣則有《“中華民國筆會”季刊》（Chinese PEN），2005年更名為《當代台灣文學外譯》（Taipei Chinese PEN）。前者自1951年創刊至2001年停刊，一度輝煌，終歸沉寂；後者自1972年創刊堅持至今，“打開台灣文學的世界視窗”（梁欣榮、項人慧，2011:215），譯介了大量台灣當代文學作品，但目前也面臨諸多困難。對於兩種期刊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也毋庸贅言。在此，我們對兩者各自具備的優勢和面臨的困難進行比較，探討文學外譯期刊較為適宜的出版發行模式。

許多學者都對《中國文學》最終被迫停刊的原因進行過探討。一個較為廣泛的共識是，《中國文學》太過意識形態化。陳嵐、吳自選、耿強等學者都認為，文學外譯應該與國內主流意識形態保持相當的距離，否

則“文學英譯失去了其應有的品格和特性”（吳自選，2012:88），“文學性訴求屢屢遭到意識形態的扭曲和變形”（耿強，2010:83），對外譯介行為最終會遭到失敗。前文引述的國外讀者評論也充分證明，在文學譯介過程中強行介入意識形態，確實容易引起讀者的反感。

然而，為何《中國文學》雜誌如此強調政治意識形態？歸根結底還是由其出版發行模式決定的。《中國文學》雜誌社下屬外文局，後者是不折不扣的外宣機構，就機構性質而言，強調意識形態是理所應當的。因此，根本問題是，文學外譯期刊是否應該下屬於外宣出版機構？是否應該以“外宣模式”出版發行？正如吳自選所言，“文學外譯變成國家整體外交與對外宣傳的一部分，其利弊值得探討”（吳自選，2012:89）。事實上，如果主要文學對外譯介期刊從政府外宣部門脫離出來，由非政府機構和民間基金組織來出版發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歸文學本身，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70年代的台灣，意識形態控制同樣非常嚴格，《“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卻“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齊邦媛，2011b:320），這正是由於出版和發行季刊的“中華民國筆會”是民間組織，任務不是宣傳台灣的內政外交政策。此外，就對外政治宣傳本身而言，文學外譯這個最為迂回的手段，恐怕也是雞肋。由以上兩方面看來，文學外譯期刊的出版與發行和政府外宣部門分開，是較為合理的選擇。

關於《中國文學》最終停刊的原因，另一個較為廣泛的共識是雜誌遭遇了很大的經濟困難。正如徐慎貴所分析的，1989年以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制裁，致使《中國文學》雜誌在歐美地區的發行嚴重受挫；而在此時，國內開始全面實行市場經濟，處處強調“利潤掛帥”，“中國文學出版社也難免不受到商品經濟的衝擊”（徐慎貴，2007:49），最終走入絕境。

其實，這一問題同樣也是由出版發行模式所造成的。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以及出版該期刊的中國文學出版社仍然下屬政府外宣機構，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之下，必然在國外遇冷，理應得到國家財政的更多資助；但就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雜誌和出版社反而被一步步推向市場——1997年，外文局領導針對已經出現的經濟困難，如非貿易發行轉為貿易發行、涉外期刊成本高而定價低，以及國家經費不足等問題，發表《立足市場 發展自己》的講話（中國外文局，1999b:468-482）；同年，下屬各出版社開始加強“自辦發行”（中國外文局，1999c:529）；1997年工作總結提出了“積極推進雜誌社和出版社企業化管理進程”（中國外文局，1999d:505）；1998年1月開始，《中國文學》雜誌及中國文學出版社正式開始實行企業化管理（財務部，1999:519）。不久之後，“《中國文學》的發行量從數萬冊銳減到3000冊左右”（何琳、趙新宇，2003:9月24日）。這種因發行模式混雜所導致的經濟窘境，是《中國文學》最終停刊的一個重要原因。

無獨有偶，《“中華民國筆會”季刊》也同樣面臨經濟上的困難。季刊僅靠純文學的民間機構出版發行，在經濟上捉襟見肘。筆會全部成員只有105人，可知經費有限。長期以來，季刊固定編輯團隊上只有三人——主編一人、秘書一人、學生助理一人，全部是兼職（齊邦媛，2011b:321）。季刊四十年從不間斷，完全是依靠工作人員和志願者的熱情和奉獻。此外，“也得歸功於一群常年默默奉獻的譯者”（梁欣榮、項人慧，2011:217）。理想主義者的支撐和大量義務勞動的付出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現任主編梁欣榮和秘書項人慧對此都有著強烈的危機感——“長久以來作業資源的匱乏，社會及國家政策對文人及文學的忽視，教育及文化的普遍綜藝化，都曾讓筆會產生危機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為嚴肅的台灣文學翻譯劃下句號”（梁欣榮、

項人慧，2011:217)。

由此可見，儘管文學外譯期刊確應脫離政府外宣機構，但應該獲取其他渠道的經濟支持，而不應完全走向市場，也不應僅僅依靠純文學的民間團體少量印行。最佳辦法是以影響較大的民間文化機構為發行主體，大力吸納企業和民間基金組織所提供的資助，將其作為社會公益性事業來發展。很多大型出版企業和文化企業，也已經有實力支持一本高品質的期刊，同時，此類期刊也有助於提高企業聲望。國家如在政策上對相關企業給予傾斜，就更能吸引資金的注入。

此外，即使有充足的資金投入，也不能全然保證刊物的發行效果。文學外譯期刊向誰發行？預期讀者是誰？這是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據何琳、趙新宇分析，《中國文學》停刊的原因之一是“純文學刊物讀者群相對較小”（何琳、趙新宇，2003:9月24日）。《“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的問題同樣如是。“礙於經費有限，中華民國筆會季刊通常只郵寄給筆會成員和各大圖書館，知道的人有限”（張瓊方，2000:15）。夏志清（C.T. Hsia）注意到中國題材讀物在美國暢銷書市場日漸凋零的狀況，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這首先是由於一般讀者的心理變化和圖書市場的發展規律，其次，目前整個時代對文學作品的興趣都在減弱，更不用說中國文學作品對西方普通讀者的吸引力了（Hsia 2004:13）。可見，如果此類期刊面向國外普通讀者和暢銷書市場，必然事倍功半。事實上，西方的中國文學讀者群相對固定，主要是漢學領域和比較文學領域的專業人士，包括教師、學生和研究人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學外譯期刊編輯、出版和發行的學術化，是最為正確的選擇。具體說來，作為期刊發行主體的民間機構最好是大型文化企業所支援的基金組織，而編輯部則應設立在國內外知名高校的相關研究院所，邀請歐美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漢學專家作為編委，與他們積極互動，內容上除譯作之外，

還登載書評和學術論文。一方面為專業讀者提供研究素材，另一方面為他們提供登載研究成果的平台，滿足這一中國文學外譯主要讀者群的要求，從而在學術圈爭取長期固定的訂戶，並由學術圈輻射而出更為廣泛的影響力。台灣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創刊於1996年的“台灣文學英譯叢刊”，1998年起由年刊轉為半年刊，由台灣“文建會”和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聯合支持，主編為杜國清，“每期內容包括評論、小說、散文、詩作和研究，由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跨學科人文科學中心屬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負責選稿、翻譯和出版”（杜國清，1996:vii）。叢刊每期皆有譯介的主題，翻譯和討論了台灣文學的許多重要方面，如台灣原住民文學、台灣都市文學、台灣文學與自然環境、台灣民間文學、台灣兒童文學、台灣文學與歷史、台灣女性文學，等等。杜國清本人除主持叢刊外，還發起相關的工作坊和國際研討會，對於“推動、加強和提高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流與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胡衍南，2005:199）。大陸方面，2011年10月，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當代世界文學》雜誌社共同編輯的《今日中國文學》創刊，既刊發優秀文學作品，也刊登學術論文，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和開端（樂黛雲，2010:143）。

2. 中國大陸和台灣文學外譯叢書出版模式比較：重要的文學外譯叢書，大陸有楊憲益主持的“熊貓叢書”，台灣則有齊邦媛和王德威等主持的“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熊貓叢書”於1981年問世，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時期”（唐家龍，1995:11），2000年底，叢書出版嚴重受挫，幾乎停止，根據耿強的統計，至2009年，“熊貓叢書”共出版英文版圖書149種，其中文學文本130種，包括小說97種（耿強，2012:2）（耿強修正了中國文學雜誌社編輯徐慎真的統計結果，並結合了外文局總編室王芳提供的資料，其統計結果是迄今為止最為

完備的)：“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自1997年開始出版，至2011年6月單德興對齊邦媛進行訪談時，“三十本之外還繼續在做”(單德興，2012:262)。“熊貓叢書”和“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的共同點是依託文學外譯期刊，最大的不同點則在於出版發行模式。

兩種叢書依託於兩岸最為重要的文學外譯期刊，叢書的形式和選材都受到了相應雜誌主編的個人影響。眾所周知，“熊貓叢書”的主持者是《中國文學》雜誌的主編楊憲益。80年代初，由於雜誌走勢看好，楊憲益看到“平裝版企鵝叢書非常普及”，受到啟發，因此計畫出版“一整套平裝普及本的中國文學書籍”，內容包括“中國古典文學選集和中國當代作品”，至於選材標準，如前文所言，“由我自己來決定取捨”(楊憲益，2001:245)。具體篇目則是“先將雜誌上已譯載過的，但還沒有出過書的作品結集出版。隨著叢書的發展，又增加了新譯的作品”(徐慎貴，2007:46)。據楊憲益回憶，其中特別受歡迎的譯作包括漢代至清代的幾種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沈從文及老舍的作品、《中國當代女作家作品選》、《新鳳霞回憶錄》、古華的《芙蓉鎮》，等等(楊憲益，2001:245)。“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的主持人是齊邦媛和王德威，而前者在計畫啟動時也正擔任“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的主編。在叢書選材的過程中，齊邦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單德興對她的訪談中，她詳細談到自己對一些作品的堅持與爭取。齊邦媛堅持認為《寒夜》“對台灣很重要，呈現了基本的客家開拓史”，《千江有水千江月》令她回憶起少年時所熱愛的《葛萊齊拉》，而《最後的黃埔》代表了台灣重要的“眷村文學”，本來合作方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並不看好這些作品，但她一力堅持這三部作品入選(單德興，2012:262-263)。至於譯介效果，《最後的黃埔》“賣得不錯”，但《千江有水千江月》讓有些外國讀者“覺得難以理解”，《寒夜》則“有些外國人覺得這本書沉悶”

(單德興, 2012:262-263)。楊憲益、齊邦媛兩位叢書主持人的文學立場, 對叢書的出版和發行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熊貓叢書”和“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最大的不同在於出版社的選擇。前者由國內的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 後者則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出版社成立於1986年, 專門負責《中國文學》雜誌和“熊貓叢書”的出版, 早期運作非常有效。除了“以我為主”, 迅速推出國內反響較大的文學作品, 也針對西方讀者做了一定市場調查, 儘量滿足他們的需要, 如唐家龍指出, “根據西方書業市場的調查, 我們發現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一直具有較高的吸引力”(唐家龍, 1995:11), 所以“熊貓叢書”包括相當數量的古典作品。楊憲益發現, 特別受歡迎的譯作包括“漢代至清代的幾種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集”。“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不是由島內譯介機構出版, 而是以哥倫比亞大學為合作方, 選題主要考慮美國中文和比較文學研究界對台灣文學的需求, 全部為台灣光復後的當代文學作品。但是, 齊邦媛主持台灣文學外譯, 初衷是為了證明台灣能夠“保持中國文化的高水準”(齊邦媛, 2011b:320), 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傳承者, 實際上卻只翻譯當代台灣文學, 放棄了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的譯介, 這其實是令人遺憾的。

但是, 從長遠而言, “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叢書所選擇的出版發行模式顯然具有更大的優勢。項目資助方蔣經國基金會事先就希望“要找一家國際知名的出版社合作”(刁明芳, 2008:135), 經王德威居中洽談, 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達成協議。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是美國本土聲望極高的學術出版社, “在漢學界是塊金字招牌的百年老店, 也是文壇人士夢寐以求的合作對象”(刁明芳, 2008:137), 對英美書籍市場的調查當然遠比中國文學出版社直接而深入。此外, 出版社主要針對學術圈讀者, 定位較為明確, 符合20世紀90年代

至今中國文學讀者群分佈的實際情況 (Hsia 2004: 10)。島內譯介主持人和海外知名大學出版社通過不斷討論和相互妥協，最後達成譯介計畫，選題方面能夠尊重齊邦媛等台灣知識份子的意願，而哥大出版社在裝幀、宣傳、定位上又很好地滿足了西方讀者的閱讀品味。這樣，一方面達到了台灣通過文學譯介樹立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的初衷，另一方面也能夠基本符合英美本土的市場需求。最終，叢書“賣得還不錯” (單德興，2012:263)，《三角馬》、《荒人手記》、《野孩子》三本書獲得《紐約時報》等重要媒體的書評推薦，“這幾本小說造成美國評論界的注意，讓出版、發行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非常興奮” (張瓊方，2000:12)。其中《三角馬》一書，還得到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書獎” (Kir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 (單德興，2012:263)。相比之下，中國文學出版社對“熊貓叢書”的市場定位卻並不十分清晰，因為取法“平裝版企鵝叢書”，以普通讀者為預期目標，所以更偏向暢銷書市場。80年代，確有一批西方普通讀者對叢書產生較大興趣，但正如耿強所分析的，他們並非重視其文學意義，而是為了“能更直接和形象地從某些作品中瞭解到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的狀況，文學被當成社會性文本來閱讀” (耿強，2010a:65)，以獲得好奇心的滿足。到了90年代以後，一方面如夏志清所言：“曾經饑餓的讀者現在卻吃得過飽，因而感覺膩味了” (Hsia 2004:10)；一方面，由於國際形勢驟然變化，西方國家對中國產生較大反感，普通讀者易受本國主流意識形態影響 (不像學術圈讀者有較為穩定的閱讀需求)，“熊貓叢書”作為國家對外譯介的產品，首當其衝受到冷遇。中國文學出版社未能及時調整譯介方針，自身又受到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衝擊，至21世紀初終於走入絕境。

兩相對比，我們發現，“台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所選擇的方式——與海外較為權威的大學出版社進行合作，主要針對閱讀需求較為穩定的學

術圈讀者，推出學術價值較高的譯本，應該是當下最為現實、也最為有效的中國文學叢書的譯介出版模式。新時期以來，大陸譯介機構所發起文學外譯活動也有一些採取這類出版形式，例如，沙博理翻譯的《水滸傳》，就是外文社與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合作出版的（廖旭和，1999:436）。但大型叢書的出版仍然是由國內出版社包辦，如外文社自1995年開始出版的“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雖然採用了一些新的編輯手段，但叢書從整體上還是未能體現出針對海外讀者的特點，佔據較長篇幅的作品介紹和序言仍帶有明顯的國內出版物痕跡，在學術上也並不嚴謹，這些部分的英譯也較為生硬、冗長。此外，中文原典、現代漢語譯文和英譯三者共存，現代漢語部分品質尤其不高，預期讀者不明確，定位仍然很不清晰。如果此文庫由英美本土大學出版社出版，情況當會大大不同。

3. 中國大陸和台灣文學對外譯介發行渠道比較：由於“輸出性譯介”不是由國外書籍市場自行發起，而預期讀者卻又是國外讀者，最終要在國外發行，這就形成了此類翻譯行為與生俱來的固有矛盾。對外書刊（包括文學外譯成果）的發行往往很難通過純粹的市場化模式來進行，政府資助的非貿易發行在所難免。新中國成立以來，外宣部門領導下的文學外譯活動一直維持著相當規模，譯介成果的貿易發行由國際書店負責，非貿易發行則委託“工青婦和駐外使領館”等機構團體（王福時，1999:580），政府資金的投入是巨大的。

與其他書刊相比，文學書籍和期刊不屬於大量贈閱的讀物，名義上主要靠貿易發行向國外推出。但即便是貿易發行，也是“對外宣傳的一種政治任務，而不是今天作為書刊貿易那樣來看待的”（王福時，1999:580）。貿易發行的主要渠道是國際書店。國際書店的對外貿易發行方式，主要是學習蘇聯國際圖書公司。據經理邵公文回憶，“基本上沒有脫離中央集權制的蘇聯對企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邵公

文，1999:560)。1954年，邵公文帶領國際書店代表團，在“蘇圖”各部門訪問學習五十天。首先向蘇聯學習的發行辦法，就是“以國外左派書店為主體，建立起各國發行網”（王福時，1999:580）。這些書店的信息也基本來自蘇聯——據國際書店進口部副主任王福時回憶，“那時的蘇聯各種外文版《蘇聯文學》封底，都刊登蘇聯國際圖書公司在各國的代理發行據點，這些據點很快也成為我們發行網最早的基礎”（王福時，1999:580）。根據中國外文局“大事記”，1950年11月12日，蘇聯國際圖書公司與國際書店談判簽訂第一個貿易合同（戴延年、陳日濃，1999:9）。1953年5月9日，英國柯列茨書店經理來華，代表勞倫斯出版公司，就擴大中國書刊在英國發行問題簽訂了協定（戴延年、陳日濃，1999:37）。1959年，對外文委批准外文出版社與巴黎文學藝術社合作出版中國圖書（戴延年、陳日濃，1999:94）。數十年來，國際書店的發行網陸續擴大，特別倚重的友好書店包括“日本的東方書店、內山書店，法國的鳳凰書店，英國的光華書店，美國的中國書刊社等幾十家進步書店”（邵公文，1999:563）。與此同時，外文社還主動參加國外書展，如民主德國萊比錫國際圖書博覽會、法蘭克福書展，等等，以擴大銷路。

儘管作出了上述努力，外文局的對外貿易發行在整體上是不盡人意的。國際書店所依靠的客戶主要是各國左翼書店和中小書商，對於西方國家重要而有影響力的大出版社，一概斥之為“反動”、“壟斷”（對外文委黨組，1999:264），不主動接觸，市場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以1962年為例，外文出版社面臨的局勢本來相當嚴峻——“1962年出版外文圖書250多萬冊，才發行57萬多冊”（國務院外辦，1999a:287），預期可以進入的國家有140多個，但“只與80多個國家的370餘家書刊發行機構建立了直接貿易關係……尚有一半國家未建立同業關係”（對外文委黨組，1999:263）。但即便如此，對外文委黨組當年發佈的《關於改

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仍然強調以下方針：首先，即使對各國共產黨和進步團體所辦的書店同業，也不能完全一視同仁，“應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化的情況，經常不斷地摸清情況重新排隊，以便區別對待”；其次，對於“資產階級中小書商”，則將其分為偏左和偏右兩類，後者“應採取限制、利用的方針”；最後，“對西方資產階級大書商一般地不主動進行工作”（對外文委黨組，1999:264）。在書刊對外發行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本應想方設法開拓市場，爭取一切可能的行銷渠道，卻還要將潛在的市場客戶分為三六九等，這真是自說自話、僵化之至，不僅違反了市場規律，也違反了對外宣傳的規律。因此，儘管政府補貼了外文出版經費和津貼國外同業的推廣費，但國際書店仍然連年虧損，一直請求維持“事業單位”的性質（中國外文局，1999e:517）。難怪到了1991年，外文社第一任總編輯劉尊棋仍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書刊至今沒能打進國際市場”（廖旭和、張榮富，1999:22）。直到90年代末期，邵公文還發出如下的感慨——“還要積極發展同西方國家重要書商的關係，開發適合國外讀者需要的讀物”（邵公文，1999:563）。

正因如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貿易發行方式基本流於形式，非貿易發行佔了很大比重”（王福時，1999:580）。外文出版社成立之初就提出了《關於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書刊非貿易發行的建議》。長期以來，綜合國力的薄弱和對外宣傳的巨大投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投入和產出效果也形成了較大的反差。1998年，《關於取消部分非貿易出版物的意見反映》，宣告了非貿易發行的最終失敗。

非貿易發行本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書刊對外發行必須回歸市場。但由於文學對外譯介所面臨的固有矛盾，如果事先沒有進行充分的市場調查，沒有建立與國外重要書店的有效合作關係，就匆遽地把出版社和雜誌甩向國外市場，後果將不堪設想。新世紀之初，中國文學雜

誌社撤銷，《中國文學》停刊，熊貓叢書遇冷，一方面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特殊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倉促市場化所導致的結果。文學對外譯介走市場化的道路，必須有其特殊的模式，其中的關鍵是發行渠道和發行模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很多有識之士都提出了相關的見解。對外宣傳的元老劉尊棋在1991就提出，“國際書店……不應該是唯一的渠道。外文出版社可以直接同國外書商聯繫，用國際通行的辦法使我們的圖書進入國際市場”（廖旭和、張榮富，1999:21）。十多年後，長江文藝出版社向企鵝圖書輸出《狼圖騰》版權，譯為多國文字，銷量巨大，各國主流媒體書評大幅報導。這個成功的案例是否能夠複製，甚至成為常規？這是許多學者都思考過的問題。

台灣的文學對外譯介規模不大，但反而是因為缺少“外文出版社”和“國際書店”這樣的對外出版和發行機構，所以從一開始就請國外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優勢在於，市場調查這一步已經由海外出版社先行完成，不會出現譯介產品與讀者需求完全脫節的慘澹狀況；另外，與海外主動發起的台灣文學譯介也更加有效地融為一體，共同進入市場。不過，台灣文學外譯的發行渠道同樣存在一定問題。首先是存在較大的隨意性。據齊邦媛回憶，《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49-1974》的選材完全由五人小組決定，譯稿出來後，她才發信到國外各個重要的大學出版社聯繫出版，首先有回音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和麥格羅希爾國際出版公司，但都要求刪節，後來華盛頓大學出版社願意原樣出版，就選擇了後者。當然，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量大，通路也很廣，甚至發行到歐洲”，所以選集出版後，“在國際上就站穩了”（單德興，2012:258）。但這個過程還是充滿了偶然性，尤其齊邦媛“我不太懂商業的東西，而且那時候也沒有經紀人制度”（單德興，2012:258），靠她一人寫信聯繫出版發行的工作，一方面固然說

明她是台灣文學外譯的重要推手，一方面也說明台灣文學對外譯介發行機制的欠缺。其次，台灣文學對外譯介選集和叢書的出版也基本上限於國外的大學出版社，沒有真正進入暢銷書市場，這對於大多數以島內讀者為主要目標的作家來說，並無多大問題，但對於希望在國際暢銷書市場佔據一席之地的台灣作家，不能不說存在一定的遺憾。對於在普通讀者中建立台灣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也是有所欠缺的。

兩相對比，我們發現，大陸和台灣文學外譯的對外發行渠道都存在較大缺陷，但也有各自的經驗。如劉尊棋所言，“直接與外國書商進行合作”，將“輸出性”譯介和“接受性”譯介相結合，變輸出性譯介為接受性譯介，是最理想的出版形式。台灣一直以來借助國外發行渠道，中國大陸的對外譯介機構也在新時期嘗試與國外書商合作，但兩者一般都限於大學出版社。正如夏志清所說，“大學出版社沒有足夠的資源來促銷他們出版的圖書”（Hsia 2004:8）。許多作家嘗試走入國外暢銷書市場，自行或委託國外翻譯家，向國外書商輸出版權，但後者常常違約，導致譯本出版長期擱置。呂敏宏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海外出版發行過程，包含很多環節，涵蓋所有環節的週期越短，對外譯介的效度越高。通過長江文藝出版社向企鵝出版社輸出版權的案例，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出版原著的國內大型出版社作為版權代理機構，直接代表作者，向國外主流出版社招商，簽署版權輸出協定（呂敏宏，2012:36, 38）。較之合集和叢書，單個作家的作品更宜於採用這樣的方法。在行銷手法上，以《狼圖騰》為例，在譯介行為的前期，長江文藝出版社就精心製作宣傳文案，大力吸引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譯本出版以後，企鵝出版社又大力舉行推介活動，爭取較多國外主流書評報刊的關注。國內外主流出版社聯手，確有實力達到上述目標，從而打開通暢的發行渠道。呂敏宏所提出的這一發行渠道，即國內外主流出版社強強聯合，與目前大陸和台

灣常常採用的發行渠道，即對外譯介機構與國外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模式相結合，可望兼顧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兩個層面，促使文學作品迅速而全面地融入國外書籍市場。

五、結語

本文對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文學對外譯介活動進行對比研究，通過大量文獻、史料、回憶和評論文字的梳理與互證，力求全面還原兩岸文學對外譯介的整體模式和具體細節。我們的研究目標並非譯介現象的簡單比附，也非大而化之的評論褒貶，而是從表面相似的譯介現象入手，注重探究類似現象背後的不同之處，進而發現兩岸在意識形態、文化心理、身份定位等方面的差別對於文學輸出模式的影響。我們將兩岸文學輸出活動納入中國文學外譯這一共同框架之下，通過對比，更為清晰地彰顯相關機構和個人在文學外譯進程中的貢獻，也更為公允地對兩岸文學外譯的實際效果進行評價；尤為重要的是，通過對兩岸文學外譯經驗得失的思考，指出需要反思的問題，探討雙方相互借鑒與合作的可能性，試圖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更為開闊的思路。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A. 關於兩岸文學對外譯介機構的歷史沿革、行政歸屬和機構性質：中國大陸文學對外譯介機構長期以來隸屬政府外宣部門——中國外文局，文學作品外譯的最終目的是政治意識形態輸出，政治因素對選材和編輯環節產生了極大影響。但由於外文局的業務集中於各類宣傳材料的外譯，因此為文學輸出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經驗和人才的支援，便於開展規模化的文學外譯工作，在時間上比台灣同類機構領先近二十年。台灣“國立編譯館”則隸屬教育部門，文學外譯活動

是相對獨立的分支，不是機構的工作重點，因此起步較晚。另一個台灣文學外譯的重要機構“中華民國筆會”則為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無涉。由於台灣文學外譯機構都不隸屬宣傳和外交部門，因此較少受到意識形態和對外宣傳任務的牽制。文學外譯機構的上述屬性，是兩岸文學對外譯介模式的最終根源和基礎，對譯介過程中的所有具體環節都有著根本而深遠的影響。

B.關於兩岸文學對外譯介的具體動機：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文局所主導的文學外譯活動都從屬於外文局工作條例所提出的“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對外政策總路線”宣傳任務，也即政治意識形態的輸出。但如陳毅等人多次強調，和“開門見山”的政治宣傳不同，文學譯介活動的工作方針有其特殊性。最終，文學外譯行為的動機可總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迂回輸出”。在選材方案上體現為當代作品與古典、現代作品的結合，後者比例一度甚至超過前者，但在編譯過程中，一律從馬列主義觀點出發加以介紹和詮釋。80年代以後，外宣部門不再硬性要求意識形態輸出，文學譯介的關注點轉向文學和文化因素。

根據齊邦媛等台灣文學對外譯介代表人物的回憶，由“國立編譯館”所主導的早期台灣文學外譯活動的主要動機是確立台灣的文化身份和民族形象，擴大台灣的國際影響，證明“台灣就是中國”，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傳承者和發揚者。基於以上動機，儘管1970年代的台灣仍然意識形態控制較嚴，“國立編譯館”對外譯介的關注點卻是本土文學和文化的推廣，不在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具體到編譯者的實際做法，甚至是有意識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這一點從當事人的回憶和國外讀者的書評，都可以得到確證。

從國外讀者的回饋可以看出，以傳播本土文化和分享文學成就為主要動機的文學外譯活動，易於為讀者接受，至少不會起反作用；而

強行在編譯過程中介入政治意識形態宣傳，即使“迂回作戰”，也容易激起讀者的反感，結果反而事倍功半。

C. 關於兩岸文學外譯的具體選材程序：建國十七年期間，中國外文局的上級黨政部門經常對文學外譯的選材方案直接下達指示，外文局史料彙編對此有詳盡的記錄。新時期以來，這類指示不再出現，根據楊憲益等人回憶，譯介項目主持人在選材方面具有較大的自主權。而台灣文學外譯的選材方案一直由譯介項目主持人、期刊主編以及他們範圍極小的核心團隊來制定，多種回憶文字和訪談記錄都對此進行過詳述。

值得共同反思的問題是，兩岸文學外譯的選材標準或是體現政府意志，或是彰顯譯者個人或團隊的文學立場，但無論方案由誰制定，始終都過於強調“我們”，即使對國外讀者的需求有所考慮，在二者發生分歧時，解決立場往往是“以我為主”。我們認為，制定選材方案，首先應正視“輸出性”文學譯介與國外市場需求之間的固有矛盾，將其納入考慮範圍；其次，如果在選材方面仍堅持傳達“輸出性譯介”的立場，那麼其他譯介環節就更應充分考慮預期國外讀者的需要，以免觸發譯介和接受之間的矛盾。

D. 關於兩岸文學外譯的編輯和審定程序：外文局下屬的外文出版社和《中國文學》雜誌較早建立專門而固定的編輯隊伍，編審制度嚴格，工作條例成熟而完備。由於譯本嚴謹準確，一些國外讀者認為很適合中文學習者。但是，建國以來直到70年代末，外文出版社慣常採取的一些編審行為對文學外譯效果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例如，“出版說明”充滿政治意識形態說教；因為國內政治氣候刪改譯介篇目和內容；不尊重譯者意見，導致譯本文字生硬，等等。譯者及編輯的回憶文章、譯本的實際呈現形態以及國外讀者的評論，都充分說明了上述問題。台灣文學外譯項目的編輯團隊較小，審稿人員不固定，但對於文字

和風格的打磨和推敲卻非常嚴格，尤其注重英語讀者的審讀，也非常注重譯者意見，編審者和譯者之間的互動較為充分。

中國大陸外宣機構經過半個多世紀形成的成熟而嚴格的編審制度和團隊，值得台灣文學外譯機構借鑒學習；而台灣文學外譯在編審過程中對文字準確和地道程度的重視，也時刻提醒著大陸譯介機構發揮自身優勢，回歸編審工作的本分，徹底擯棄在編審過程中強行介入意識形態的做法。

E. 關於兩岸文學外譯的出版和發行模式：眾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學》停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於意識形態化，這歸根結底是出版模式的問題，如果期刊從政府外宣部門脫離，由民間非政府機構出版發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歸文學本身，擺脫意識形態控制，這一點《“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但《“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和《中國文學》一樣，在經濟上遇到極大困難。因此，文學外譯期刊也不應僅僅依靠純文學的民間團體出版發行。最佳辦法是以大型文化企業所支持的基金組織作為發行主體，在國內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所設立編輯部，實現譯介的學術化，爭取固定的學術圈讀者，保證期刊的穩定發展。

中國大陸文學對外譯介成果的主要發行渠道是國際書店，後者又主要與國外的左翼中小書商合作，新時期以來，也曾嘗試與國外大學出版社合作；台灣對外譯介機構則一直採取與國外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發行的模式。結合兩岸經驗，我們認為，合集與叢書，國內專事文學對外譯介的機構可組織選題和編譯，並代表作者以及譯者，向國外大學出版社簽署版權輸出協議；知名作家的暢銷作品，負責該書出版的國內主流出版社則可以代表作者，直接對翻譯和出版進行招標，向國外主流出版社輸出版權，儘快進入國外書籍市場。雙管齊下，可望打開較為暢通的文學外譯發行渠道，使中國文學輸出覆蓋到國外不同讀者層面。

注釋

[1] 自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1)選編》自506頁開始至結束，以及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2)》全本，可見這一事實。

[2] 同 [1]。

參考文獻

- Damrosch, David (2004).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Volume D. New York: Pearson.
- Hsia, C.T. (2004).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9.
- McGreal, Ian P. (1996). *Great Literature of the East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Miller, Barbara Stoler (1994). *Masterworks of Asian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 Toury, Gideon (1985).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 Theo Hermans. Beckenham: Croom Helm Ltd., 16-39.
- Yang, Gladys (1980). (Untitled Review)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21-622.
-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財務部 (1999), 〈財務部“關於中國外文局所屬單位有關財務轉軌批復意見的函”〉,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2)》,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戴延年、陳日濃 (1999),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刁明芳 (2008), 〈英語世界看見台灣文學之美——台灣現代小說英譯選集〉, 刁明芳編著, 《國際漢學的推手: 蔣經國基金會的故事》, 台北: 天下遠見。
- 杜國清 (1996), 〈英譯《台灣文學》叢刊出版前言〉, 《台灣文學英譯叢刊》1: vii-xi。
- 對外文委 (1999), 〈關於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種外文刊物編輯方針的請示報告〉,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對外文委黨組 (1999), 〈對外文委黨組“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1962年12月)〉,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耿強 (2010), 〈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出去”〉,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5: 82-87。

《翻譯季刊》第六十九期

- ____ (2010a), 《文學譯介與中國文學走向世界》, 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____ (2012), 〈國家機構對外翻譯規範研究——以“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為例〉, 《上海翻譯》1: 1-7。
- 郭沫若 (1999), 〈關於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的報告〉,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國務院外辦 (1999), 〈討論中國文學問題會議紀要〉,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a), 〈國務院外辦“關於加強外文書刊出版發行工作的報告”〉,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何琳、趙新宇 (2003), 〈新中國文學西播前驅:《中國文學》五十年〉, 《中華讀書報》, 9月24日。
- ____ (2010), 〈意識形態與翻譯選材——以文革為分期的《中國文學》選材對比研究〉, 《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6: 29-33。
- 胡衍南 (2005), 〈幾乎被遺忘的台灣詩人——專訪杜國清教授〉, 《人文薪傳——當代知識推手群像》, 台北: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雷音 (2007), 《楊憲益傳》, 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 李希凡、藍翎 (1973), 〈三版後記·我們走過的路〉, 李希凡、藍翎編, 《紅樓夢評論集》,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 梁欣榮、項人慧 (2011), 〈打開台灣文學的世界視窗: 中華民國筆會〉, 《編譯論叢》9: 215-218。
- 林文藝 (2011), 〈英文版《中國文學》作品翻譯選材要求及影響因素〉, 《龍岩學院學報》4: 58-62。
- 廖旭和 (1999), 〈把中國文學精品推向世界〉,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廖旭和、張榮富 (1999), 〈劉尊棋訪談錄〉,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呂敏宏 (2012), 〈從《狼圖騰》版權輸出看如何構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出版發行的新模式〉, 《出版發行研究》, 7: 35-38。
- 齊邦媛 (2011a), 〈築夢成真〉,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b),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c), 〈尋求台灣文學的定位〉,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d), 〈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e), 〈文學的“我們”〉,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f), 〈接任筆會主編〉,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 ____ (2011g), 〈來自雲端的信〉, 見《巨流河》, 北京: 三聯書店。

中國大陸與台灣文學對外譯介模式對比研究

- 單德興 (2012),〈齊邦媛教授訪談：翻譯面面觀〉,《編譯論叢》3: 247-272。
- 邵公文 (1999),〈回憶往事〉,《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唐家龍 (1995),〈熊貓叢書 走向世界〉,《對外大傳播》1: 11。
- 外文出版社 (1999a),〈外文出版社1953年工作計畫草案〉,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b),〈外文出版社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圖書編譯出版工作總結〉,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c),〈外文出版社1960年工作規劃〉,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d),〈陳毅同志主持國務院外辦討論中國文學工作會議的記錄〉,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e),〈陳毅同志對中國文學編輯部同志的講話 (1959年6月9日)〉,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f),〈關於一九六一年外文書刊出版規劃和編輯方針 (草案)〉,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____ (1999g),〈外文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綜合規劃要點〉,周東元等編,《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1)》,北京: 新星出版社。
- 汪祖棠 (1999),〈《紅樓夢》英譯本出版始末〉,《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北京: 新星出版社。
- 王福時 (1999),〈我參加工作的前後〉,《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回憶錄》,北京: 新星出版社。
- 吳世昌 (1980),〈甯榮兩府不過是個屠宰場而已嗎?——論《紅樓夢》英譯本的出版說明〉,《讀書》2: 78-83。
- 吳自選 (2012),〈翻譯與翻譯之外: 從《中國文學》雜誌談中國文學“走出去”〉,《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4: 86-90。
- 徐慎貴 (2007),〈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歷史貢獻〉,《對外大傳播》, 8, 46-49。
- 楊牧之 (1995),〈《大中華文庫》總序〉,見“大中華文庫”叢書各冊1-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1995年至今陸續出版。
- 楊憲益 (2001),〈漏船載酒憶當年〉,北京: 十月文藝出版社。
- 樂黛雲 (2010),〈通向世界的文學渠道——祝《今日中國文學》雜誌創刊〉,《中國比較文學》2: 143-145。
- 張瓊方 (2000),〈台灣文學“放洋”記〉,《光華雜誌》, 25 (12), 6-16。

《翻譯季刊》第六十九期

中國外文局 (1999a), 〈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工作條例 (試行草案)〉,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____ (1999b), 〈立足市場發展自己——楊正泉同志在1997年上半年中國外文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見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2)》, 北京: 新星出版社。

____ (1999c), 〈中國外文局在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摘要 (1998年2月)〉, 見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2)》, 北京: 新星出版社。

____ (1999d), 〈中國外文局一九九七年工作總結和一九九八年工作部署〉, 見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2)》, 北京: 新星出版社。

____ (1999e), 〈外文局“關於外文書刊出版發行工作的初步改革設想” (1980年9月)〉,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中國文學》編輯部 (1986), 《中國文學作品目錄索引 (英文版) 1951-1986》, 北京: 中國文學雜誌社。

中宣部 (1999), 〈中宣部負責同志對中國文學幾個問題宣傳的意見〉, 周東元等編, 《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選編 (1)》, 北京: 新星出版社。

<http://www.nict.gov.tw/tc/>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customer-reviews/7119006436/>

作者簡介

江帆, 女,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碩士 (英語語言文學專業, 2000年),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 2007年)。現為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譯介學、中國典籍英譯以及口譯。主持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模式研究”, 項目號12CZW095。本文為此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

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譯者自行處理。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200-300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雙尖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 號用作一般引號；‘ ’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1）作者／編者／譯者；（2）書名、文章題目；（3）出版地；（4）出版社；（5）卷期／出版年月；（6）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意。

七、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來稿請寄：香港屯門嶺南大學翻譯系轉《翻譯季刊》主編陳德鴻教授。電郵地址：chanleo@LN.edu.hk。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referably be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c/o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chanleo@LN.edu.hk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

《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啓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學會會長陳德鴻教授出任主編，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者，如瑞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英文稿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半年刊《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852 2946 5300

傳 真：+852 2603 7355 / +852 2603 6692

電 郵：cup-bus@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 is the Society's President,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u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30 7355 / +852 2603 6692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Order Form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67 to 70(2013).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	<input type="checkbox"/> HK\$624 / US\$80
2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123 / US\$144
3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 No.66)	<input type="checkbox"/>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_____, total _____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 _____.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AMEX VISA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

Expiry Date: 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Telephone: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Ref: 20130316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2946 53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